

总第 24 期 Total :Volume 24

2014 年辑第 4 期 Volume IV 2014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

Developments of Cliometrics Research in China

学术通讯·友情赠阅

Gift Journal for Academic Exchange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Centre for Cliometrics Studies of China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广州 2014 年 10 月

October 2014 Guangzhou

目录与摘要

1. 经济史“研究链”刍议.....刘 巍 3

Discussion of Economic History's "Research Order"..... Liu Wei

摘要: 中国经济史朝着探索经济学理论目标逼近的必要条件是, 学界应该形成一条完整的“研究链”: 数据和故事发掘整理—各个层面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研究—经济学理论的补充、修正和发现。发掘整理数据要依据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和统计口径, 故事应至少有助于前提假设的抽象、某一变量走势拐点的解释和某种因果关系的提示。对经济史任何层面逻辑关系的研究都应在经济学既有的基础上展开, 对经济学一知半解或仅凭朴素的想象是难得研究要领的。补充、修正和发现经济学逻辑是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 是学界永恒的和艰巨的任务。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history's approaching the target of exploring economic theory's necessary condition is academic circles should form a complete chain of "research": data and stories' digging or arrangement—researching of economic variables on every level—economic theory's supplement and revision and discoveries. Data's exploring and arrangement should be based on basic conceptio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al caliber of statistics. Stories should at least help abstracting relative premise, explaining the turning point of a variable's movement and reminding some causal relationship. Logic relationship's investigation of any level should be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knowledge, just a little knowledge about economics or plain imagination hardly help getting research essentials. Economic logic's supplement, correction and discovering is the highest state of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it is our eternal and arduous task.

2.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 1958—1961 年饥荒——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刘 愿 15

Great Leap Forward and Chinese Famine of 1958 —1961: State, Collective and Peasants in Centralized System.....Liu Yuan

摘要: 1958—1961 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 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 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 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 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 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 1953—1966 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 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Abstract: China suffered the most severe famine in human history from 1958 to 1961. The causes documented in prior studies include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communal dining system, urban bias policy, food deficient regions bias policy, political radicalism, inadequate government relief and historical memory on famine.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people's commune accompanied b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as another important cause of the famine.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data from 1953 to 1966, we find that people's commune drastically raised collective accumulation and thus led to a sharp decline on peasants' individual food consumption. We argue that the loss of peasants' political rights in centralized system is the main contributor of famine frequently occurred in traditional socialism.

3. 经济史还原与分析过程中的经济学逻辑——近代中国货币金融研究文献选读之管见...张昱 倪坤 39

Economic history's restoring and economic logic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analyzing: a little insight from selected readings about modern China'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research from main Chinese periodical literatures.....Zhang Yu Ni Kun

摘要: 本文将部分国内主要中文期刊的文献分为货币供求、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币制改革、国际白银流动四类,并从经济学角度对文献做了初步评述。我们发现,国内学界对近代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制度方面研究成果颇多,币改和白银国际流动的研究较少。到目前为止,国内文献对近代中国货币金融的研究大都以历史过程描述和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朴素分析为主,经济学意义上的逻辑分析和数量分析,以及数据统计和估算工作都相对匮乏。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vides some of main Chinese periodical literatures into four aspects: currency supply and dem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monetary reform and international silver flows. We also make a preliminary review of literature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 We found that there were quite mor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Chines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than on monetary reform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lver flows in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So far, the domestic literatures o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currency and finance are mainly through the ways of history process description and simple analysis of the event causality. But logical analysis, quantity analysis in the sense of economics or data statistics and estimation are relatively scarce.

4.近代中国国际贸易研究重要文献评述.....魏悦 经孝芳55

Literature Review of Modern China's Major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Wei Yue Jing Xiaofang

摘要: 本文评述了1986~2013年研究近代中国国际贸易问题若干篇主要文献,这些文献在分析中国近代国际贸易的状况、解释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评价对外贸易政策的作用等方面所做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本文认为,采用“前提假设-逻辑推理-实证检验”研究范式的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些仅仅使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史的文献存在较大的问题。第一,难以在经济学逻辑层面展开分析,大都是仅凭作者个人的感觉得出结论,学理价值不大。第二,有时套用经济学的一些概念,但对理论框架的逻辑和推理方法一知半解,往往出现“两层皮”现象。第三,实证大都采用不甚可靠的举例法,况且,作为例证的史料也不丰富,难以涵盖大部分同类现象。采用这种实证方法时,依据几条例证得出的结论完全可以被几条相反的例证推翻,无谓的“学术争论”就不可避。

Abstract: This paper comments some of the main literature concerning modern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issues from 1986 to 2013, which have conducted profound researches on the analysis of China's modern international trade situation, explaining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foreign trade,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macroeconomic and evaluating the fun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etc. We believe that the literature which applies "assumption - logical inference - empirical test- Conclus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paradigm has high academic value. While we also find serious problems lying in some of the literature which merely use historic and sociological methods to study economic history. Firstly, it's hard to analyze in logic level of economics, and the conclusion are from the author's individual feelings so the doctrine has little value. Secondly, some authors use concepts of economics indiscriminately as they don't know well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ogic and reasoning methods. Theories usually become mere decoration without practical usage. Thirdly, unreliable illustrative methods are applied to prove author's viewpoin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as illustration is not plentiful to cover all the same phenomena. Using this empirical method, relying on several examples to draw the conclusion can be overturned by a few of opposite examples completely, so it cannot avoid unnecessary "academic debate".

经济史“研究链”刍议

刘 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广东广州 510420)

内容提要:中国经济史朝着探索经济学理论目标逼近的必要条件是,学界应该形成一条完整的“研究链”:数据和故事发掘整理—各个层面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研究—经济学理论的补充、修正和发现。发掘整理数据要依据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基本概念和统计口径,故事应至少有助于前提假设的抽象、某一变量走势拐点的解释和某种因果关系的提示。对经济史任何层面逻辑关系的研究都应在经济学既有的基础上展开,对经济学一知半解或仅凭朴素的想象是难得研究要领的。补充、修正和发现经济学逻辑是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是学界永恒的和艰巨的任务。

关键词: 经济史 经济学 数据 故事 逻辑 实证

尽管经济史研究者的着力点不尽相同,但是,作为一个学科,经济史和任何学科的终极目的都应该是一样的——发现规律,具体而言就是补充、修正和发现经济运行的逻辑框架。否则,经济史就没有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的意义了。^①然而,和大多数理工学科有所不同,经济史研究者无法在同一前提条件下做有限多次可控制的实验,直至发现新结论或因彻底失败而更改实验方案。在经济史研究中,任何一个研究对象的前提条件都在随时间推移不断地变化,不仅历史进程不可控,而且历史记录也不完整或被有意隐藏、篡改,因此,经济规律往往是隐晦的、难以发现的。相对来说,经济史研究的难度似乎更大,对“原料”和“工具”的要求更为严格,研究者发现可重复的规律性结论之概率比其他学科更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日欧诸国在新经济史学派的努力下,近代经济史数据资料建设有了长足进步,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涌现出诸多对经济学有启迪意义的研究结论,以至于产生了新制度经济学。反观中国近代经济史,以宏观经济运行研究为例,统计数据等“原料”依旧相当匮乏,几乎无法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做完整和全面的研究。自改革开放始,至今已逾30年,数据类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薄弱,而且已有的也大都令经济学家摇头。经济史对经济学的贡献几乎无从谈起,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几乎与经济学绝缘,成了学界的自娱自乐。时至今日,处于这种局面之下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也未发生实质性警觉。在高等教育领域,经济史成了乏味的历史大事记加说教课程(虽然书中也“展示”着几个数据表,但对所列数据的几乎没有经济学分析或统计学分析),无论教师如何强调“经济史是经济学之源”,但翻开教科书就全不是那么回事

^①众所周知,在中国,经济史是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项下的二级学科,本文仅在这个意义上展开讨论。在历史学的学科目录中,经济史是专门史的一种,不在本文考察范围内。另,如无特别说明,下文讨论中谈及的“经济史”多指近代以来的经济史。

了——既不是用经济学逻辑解释经济史、也看不出经济史是如何孕育经济学的，以至于许多高校经济类院系砍掉了“毫无用处”的经济史课程。

我们认为，若想逐渐摆脱这种尴尬局面，使经济史研究真正走向“经济学之源”的高地，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思路就必须有较大的变革，学界应在某种共识之下形成科学的“研究链”，进而使各个环节上的研究成果可以归为“原料产品”、“半成品”和“制成品”，上游研究环节的产品可作为下游研究环节的加工对象，从而在客观上（而非官方拉郎配式的或高校某种课题申报表上臆造的）形成学界的整体性合作，最终为经济学提供新鲜思路。本文拟在经济学理念下讨论“研究链”的基本构成及相关问题，就教于学界方家。当然，若有同仁研究经济史仅为高雅消遣，对我们谈及的研究目的不屑一顾，则不必理会本文之谬论。

一、经济史“研究链”上游环节——数据和故事的发掘整理

对经济史研究来说，原料的发掘和整理是上游研究环节，其产品是中下游研究环节的“粮草”，若此类产品匮乏，中下游研究环节则顿陷无米之炊境地，其重要性不可小视。但是，这些原料产品并非可以信手拈来，制造过程应该是颇费周折的。上游研究环节如果制造了大量的不合格产品，量虽多，但由于货不对板，中下游研究环节则必因此而停工待料。那么，什么样的原料才是合格的？本节尝试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1.合格数据的发掘和整理

研究者在发掘和整理经济史数据时，不可仅凭自己的想象随意为之，必须要清楚中下游研究环节的需求。譬如，中游研究环节在研究近代中国的货币供求问题时，最需要的数据无疑是货币量数据。那么，什么是货币量呢？研究者切不可望文生义，要老老实实先做功课。

首先，要正确理解经济学中各变量的基本概念和核算统计量的方法。在本例中，货币量概念为：流通中的（在金融机构持有的不算在内，如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货币（银币、铜币、银行券等纸钞）属 M_0 层次的货币，在货币总量中占比不大； M_0 加上可开列支票的活期存款称之为 M_1 ，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购买力，又称“狭义货币”； M_1 加上准货币——定期存款，称之为 M_2 ，又称“广义货币”。当然，还有 M_3 、 M_4 等货币层次，不常用，不再赘述。究竟那一层次的货币量是具体研究工作需要的货币量数据？这要视研究内容而定，无法先入为主。

美国学者罗斯基（中文版，2009）教授估算的 1910~1936 年中国的货币量就涵盖了 M_0 、 M_1 和 M_2 三个层次，对货币供求研究非常适用。而国内学者的估算工作，则大都仅限于白银，白银仅仅是 M_0 的一部分，远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货币量，这种统计数据基本上属于不合格产品。当然，国内一些学者对罗斯基教授的数据也有诸多微词，但这也不是坏事，恰好给有志于修正这套数据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课题。进一步说，罗斯基教授的数据时间序列也不长，尚缺 1840~1909 年的数据，急需补足。若有同仁能够做成，功莫大焉！第一，从大处

说,学界有望深入研究;第二,从小角度看,论文引用率和刊发论文杂志的影响因子都会很乐观。

除货币量数据之外,国民收入数据对于货币需求研究而言,也是极其重要的数据。广义国民收入可以指GDP,也可以指GNP。不仅对于货币需求研究,国民收入数据对很多领域的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几乎构成一切方面研究的大背景。譬如,很多近代中国经济个案研究文献动辄认为某政策、某事件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如果连国民收入的走势是增长还是下降都不知道,凭什么判断其影响了国民经济呢?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国民收入的数据也是比较缺乏的,需要做大量估算工作,这项工作的学术价值高于对货币量的估算。对于研究者来说,必须掌握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其难度大于货币量概念。经济史学界曾有同仁撰文,批评自巫宝三先生以来近代中国GDP的估算工作,但是,这位先生自己尚未弄明白GDP核算的路数,犯了“胡乱批评”之大忌。^①我们认为,学术批评是必要的,可以促进学术研究深入,任何人都有权批评,任何文献都有义务接受批评。但是,批评者参与争鸣的前提是有足够的相关知识。值此,我们希望经济史学界年轻同仁多做功课,练好学术研究的基本功,起码要反复研读并弄懂《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这是在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有大作为的必要条件。

其次,研究者还要做好经济统计学的功课。到目前为止,经济统计学是处理经济数据最为科学的方法,切勿不以为然。做好这门功课,使数据在统计口径和方法上符合科学范式,是研究成果经得起推敲的必要条件之一。经济统计学其实并不难学,即使是历史学出身的同行,也是可以自学过关的。希望青年经济史研究者多下功夫,一旦突破这个不太高的门槛,终生受益无穷。

最后,做数据发掘整理工作要注意的是,最终成果应该是时间连续数据(无论是年度数据还是月度数据),离散数据意义不大。例如,有的学者估算某种数据时,每隔10年估算一个,这种数据只能说明某一变量的大致趋势,而对深入研究不太合适。再如,吴承明先生(1991)曾估算过1914、1920和1936三个时点的中国资本存量,为近代中国资本存量的估算打下了基础。众所周知,这需要做大量的资料工作,非常艰苦。但是,百年近代中国仅有三个资本存量的年度数据,显然不能满足研究需要。毫无疑问,这样的数据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基础,后来者可以遵循文献中给出的估计路径、查找更多的资料逐个补足缺失年份数据,这对经济史数据建设无疑是重要的贡献。

2.历史数据的计量推断

在缺乏具体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使用计量经济学工具推断时间序列中缺失的部分数据,也不失为一种整理数据的好方法。比如,如果银行存款的时间序列数据存在,但有若干时点的数据缺失,可以利用现有的存款数据和收入、价格、利率等变量数据(假如这些数据完整)

^①详见刘巍:《近代中国GDP估算理念、方法与功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建立数量模型，进而将缺失的若干时点存款数据推算出来。然后，再从其他角度用既有的数据得到显著的验证结果，就可以认为这些缺失时点的计量推断数据是可靠的。待到有历史资料面世时再予修正，没有发现新资料时，暂用无妨。虽然计量推断得来的数据不是历史文献记载的数据，但要比主观赋予某种比例推出来的数据（目前学界使用的很多数据是这样产生的）可靠得多。在缺乏历史资料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坐等，也许永远等不来。在数据匮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一组计量推断的数据经过学界的不断合理修正，将朝着历史真实发生的状态逼近，这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贡献。翻开《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可以看到，欧美日等国已将经济史数据回溯到了18世纪或更早。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官方统计数据都是二战之后制做和公布的，在这之前的各国数据中不乏计量推断工具的贡献。

诚然，掌握计量经济学有一定难度，大多数历史学出身的学者会望而却步。由于“文革”、上山下乡等历史原因，一些年龄较大的同仁和笔者一样，当年没有机会掌握这个技能。承认这个现实——不参与这项工作也无所谓，幸好现在许多青年学者有很好的数量分析技术，在计量经济史（Cliometrics）领域下了较大的功夫，这可以视为一种能提高学界整体效率的“学术分工”现象。值得一提的是，计量经济学是以数理统计为基础的分析技术，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外行人士切不可仅凭朴素的想象懵懵懂懂地发表议论。

3.重要故事发掘整理

经济史故事是经济史研究重要资料，应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但是，由于时间有限、人力物力有限，我们只能逐步发掘和整理对经济史研究有重要价值的故事，而不可能涵盖重要的、不太重要的和无关紧要的全部故事。那么，哪些故事有重要价值呢？笔者认为，重要故事至少应该适用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 构建前提假设。众所周知，对任何经济史问题的结论都是建立在某些特定的前提假设之上的，不论这些前提假设在文献中是明示的还是暗含的，这是讨论任何问题的起点。前提假设，即要研究的问题“受益于”或“受制于”何种条件，这些条件大致包括市场的、制度的、习俗的和宗教的诸方面。将这些条件中与将要研究的问题直接或间接相关的部分概括或抽象为简单明了的几个前提，形成分析的起点，显然是需要大量的故事的。例如，经济学一入门就有两个著名的前提假设：稀缺性和理性人，即可用资源都是稀缺的（不同时代的稀缺程度不同）、市场参与者都试图使自己的效用或收益最大化。在这两个大前提之下，诸如消费者理论和生产者理论等逻辑框架才能成立。这两个前提若有一个不存在，经济学就基本上失去意义了。大多数前提是难以用实证方法得出的，基本上依赖对大量史实的观察。同理，推翻某一前提（或认为这一前提已经发生变化）也需要大量的反例故事。例如，某一历史时期若存在着大面积的凭票供应、排长队或其他配给方式，则可将市场态势判断为“供给约束型经济”或“短缺经济”，即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总供给一端，增加总产出的有效方式显然是鼓励内资和外资的不断投入。简单说，从大量的商品短缺故事中抽象出前提假设为供给约束型经济。若某一历史时期大小广告和推销员满天飞，分期付款方式盛行，那就应该判断为“需

求约束型经济”，研究思路应该指向当时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是否有效地调节了总需求，例如美国大萧条时期。简单说，从大量的厂家急于销售故事中抽象出前提假设为需求约束型经济。

(2) 解释经济趋势的拐点。在一个历史时期的某个时点上，若某一经济变量突然改变了趋势，原本上行的掉头向下了或原本下行的止跌向上了，则必是发生了重大干扰事件或某种累积效应达到了临界值。显然，这需要发掘一系列重要的故事予以解释。需要注意的是，发掘故事并解释拐点要有逻辑依据，三百年来，经济学家们已经探索并发现了不同前提下诸多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可以提供很好的指引，若将其束之高阁而苦思冥想，则实乃不智。

(3) 提示某种因果关系的存在或不存在。研究者对经济史不像对经济现实那样有感性认识，经济史研究也不像经济现实研究那样数据丰富，对某些陌生或缺乏统计数据的历史现象之研究，需要大量的故事提示可能存在着某种不为我们所知的逻辑关系，或者，看似理所当然的逻辑关系并不存在。从故事中推测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可能”，可作为一种“假说”性解释，切勿过于肯定或自信，因为这仅仅是几个案例提供的信息，属于“举例法”，未必能反映事物本质联系的“均值”，需要日后进一步做逻辑分析和数量分析。

这种研究虽属“推测”性质，但这种推测是重要的，属于“发现问题”和“尝试解决问题”的阶段，是任何研究都必经的有效起点，完全可以作为独立研究课题存在。对一个较大问题的研究来说，不可能是一篇论文或一个人就能完成的，一篇论文能做好一个环节的研究就有很好的学理价值了，不可不切实际地求全。

二、经济史“研究链”中游环节——解释经济现象和探讨逻辑关系

在上游环节研发的数据、故事和“假说”等合格原料的基础上，经济学功底和分析技术好的同仁可以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了。显然，我们所说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是指，使用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解释范式，对经济史某个领域或某些重大事件的逻辑关系做逻辑分析与实证分析。话说到这里，可能会遭到经济史学界许多同仁莫名的反感——为什么一定要用经济学的解释范式？为什么不可以按照自己的路数来做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适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吗？本节尝试讨论这些问题。

首先，若要对历史上某一国家经济运行的某个层面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评价，研究者必须对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有足够的认识，对基本分析工具使用娴熟，即熟知在既定的前提之下各经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熟练掌握估算数量关系的方法。这样，才有可能厘清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或重要制度变迁主要会影响哪些经济变量，逐级传递下去之后，最终会对总产出或国民收入分配以及国民福利等变量产生正向的或负向的影响；进而，估计其影响程度（百分比）有多大。这个分析过程是有较强的科学性的，如果经济学逻辑和分析手段的一知半解、浑然无知或怀有莫名的抗拒，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我们列举一个实例，谈谈一知半解造成的危害。笔者评审过一篇某名校的近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考虑情面，不提校名、作者名和论文题目），其中的某一章节涉及近代中国的货币需求问题，作者大胆地修正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凯恩斯的原函数为：

$$M_d = f(Y, i) \quad (1)$$

式（1）中， M_d 表示货币需求量， Y 表示收入，与 M_d 正相关； i 表示有价证券收益率，与 M_d 负相关。这个二元函数表述的是一个因果关系（二因决定一果）：收入越高，货币需求量（持有的货币量）越大；有价证券收益率越高，货币需求量越小（尽可能将收入用于购买股票、债券等有收益的金融资产）。那么，剩下的那部分收入以何种形式持有呢？短期中，会以有收益的金融资产形式持有；长期中，还可以用实物资产——如耕地、住宅、黄金白银等——的形式持有。通俗地说，货币需求量是在收入、金融资产的收益和风险一定时，人们打算以货币形式持有收入的数量，即对当期收入的摆布。由于货币无收益（凯恩斯用的货币层次是M1），所以，持有的货币量有最小化趋势，其余的收入尽量以有收益的或预期升值的资产形式持有。

在前面提到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作者在函数中加入了一个“儿子的数量”自变量，即：

$$M_d = f(Y, i, S) \quad (2)$$

式（2）中， S 表示家庭中儿子的数量（原文未必是用的符号 S ，本文的 S 不影响该博士论文的原意），与货币需求量正相关，即，在收入和有价证券收益率一定时，儿子越多，货币需求量越大。作者的解释是，儿子将来都要娶老婆，父母得为儿子们攒钱，所以货币需求量与儿子数量正相关。我们知道，在近代中国的家庭中，如果儿子较多，父母必须为其积攒财富，可以理解。先不说此事如愿以偿的普遍性，就算可以积累财富，持有不断增长的财富之理性选择也应该是买土地、住宅（包括自建）等不动产，或买股票、买债券等有收益的金融资产，也可以买黄金、珠宝和古玩等预期可以保值、升值的财产，为什么一定要持有无收益的货币呢？要知道，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动机只是“交易、谨慎和投机”，在收入一定时尽量少持有货币，以避免利息损失；持有财富的动机与之显著不同——保值且升值，尽量多持有，欲望无限。从经济理性角度解释，当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一定时，其中儿子的数量多少，并不显著影响当期收入的摆布形式。显然，作者没有领会货币需求量的经济学意义，误将积累财富的行为等同于货币需求了。作者不但没有意识到这个谬误，而且从行文中看还颇为得意。足以见，一知半解往往贻笑大方。

新中国以来的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文献，仅凭研究者的想象胡乱解释经济过程、对某种事件的历史地位无限拔高或愤怒声讨之结论就更不胜枚举了。例如，有相当多的文献通常都

是在缺乏起码的统计分析之时，就匆忙得出了诸如“大大促进了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或“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灾难”之类的结论。显然，这样的研究是没有多少学理价值的。我们认为，要想解释一种现象（无论是当下的还是历史的）并做出正确的评价，必须懂得该现象所在领域的基本学理，凭借猜测或想当然的结论是极不可靠的。一个极端的案例是，在没有自然科学基础的条件下，古人对雷电网等现象的解释只能是雷公、电母和龙王之类的胡诌，充其量有点文化价值。从一般角度看，研究美术史要懂绘画艺术，研究水利史要懂水利工程技术，研究战争史要懂军事学，研究法制史要懂法学，否则，做完了大事年表之后就难以深入研究了。同理，经济学是对市场经济以来各个经济层面运行规律的总结，懂得经济学，是正确解释和评价历史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如果对经济学理论框架浑然无知，甚至怀有不知从何而来的敌视情绪，那肯定是难得其要领的。

综上所述，对经济学的一知半解和浑然无知都是深入研究经济史的严重障碍。但是，在此必须讨论学界长期流行的一个问题——现代（西方）经济学适用于中国吗？不仅在经济史学界，就是在经济学界，也有人时常重复这个问题。进一步听取这些同仁的举例之后，我们认为，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者指的是“现代经济学的某些（或大部分）结论适用于中国吗”，既不是指全部结论，也不是指经济学的理论程式本身。众所周知，现代经济学最以理服人的思路就是“从前提推出结论”，即“若条件为A时，结论为a；条件为B时，结论为b”，前提消失了，结论就不存在了。经济学的某些结论不适于某些国家的某些时期，显然是由于这个结论的前提假设与该国该时期的基本市场条件不同。经济学任何一个逻辑框架的前提假设都是简约的，不可能涵盖所有国家、所有时期的市场条件，即不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涵盖美国的，未必适用于德国；涵盖英国的，未必适用于日本；涵盖大萧条时代的，未必适用于19世纪或21世纪。经济史研究过程中一个永不疲惫的主题就是，发现理论框架的前提假设与特定时空市场条件之间的差异、增减逻辑框架中的变量，直至推导出新的结论。方法相对稳定，结论不断修正更新，这样的研究程式本身就是经济学，足以见，“经济学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现实和历史研究”就不该是个问题。决不能指望着存在一种永远“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学”，而且这个经济学就像电脑傻瓜书一样，即查即用，逐一对应，严丝合缝，只需动手不需动脑。

诚然，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多源自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过程，其前提假设是对西方国家某一时代市场条件的抽象，在此起点上推导出的结论不适用于中国，甚至同是西方国家也未必普适。比如，在英国经济学家热衷于自由贸易理论的时代，德国经济学家从本国条件出发却推出了保护幼稚产业理论，当时的美国人也无法推出自由贸易对美国有利的模型。经济学说史表明，经济学在研究同一现象时，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不同，会分别考虑许多种前提假设，即许多个“如果”，进而推出了多种结论，形成了诸多流派。同理，研究中国经济史也应首先考察当时的市场条件，抽象出反映中国市场特点的“如果”——前提假设，然后修正相应的理论框架，得出中国经济史的“那么”——逻辑结论，“经济史是经济

学的源而不是流”之寓意大概在于此。然而，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为例，虽然诸多前辈和同仁都在努力工作，但几乎在所有层面上都缺乏能与经济学家对话的完整研究，诸如，“产业资本是如何形成的”、“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劳动力供求模式是怎样的”、“宏观经济是怎样运行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等等，大量问题尚待探索或刚刚触及，中国经济史学界任重道远。

三、经济史“研究链”下游环节——补充、修正或发现经济学理论

当对尚待探索问题所做的逻辑分析和实证分析进行到一定程度时，中国经济史学界向经济史研究的最高境界——补充、修正和发现新的经济学逻辑——发起冲击的条件就渐渐成熟了。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事，需要花大气力，而且，辛勤耕耘未必一定会有丰厚的收获，但无论如何值得有志者一试。本节先提出两个比较重大的问题，然后再尝试讨论冲击经济史研究最高境界所必需的功底。

理论问题 1：自由放任的利弊——新古典经济学的近代中国经济检验

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学家们都十分崇尚自由放任，主张政府不要干预经济，当好市场的“守夜人”，不要“越位”。市场是高效的，“看不见的手”能及时调节和纠正任何偏离趋势。不可否认，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推理是非常精致的，从前提到结论的传导路径是十分通畅的。但是，即使在西方国家，自由放任的经济学逻辑事实上并未经历过实践检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后，经典的自由放任并不存在。就是在亚当·斯密的故乡，政府也从未完全放弃对经济的干预，这个“守夜人”总是肩负着时轻时重的干预市场责任。如此说来，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不仅是未经实证的一套精美逻辑，而且，用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也基本上无法实证，因为他们进入市场经济以来几乎没有过“自由放任”（包括当年的日本），虽然在大萧条爆发之前的历史阶段中他们的经济学家一直在努力呼吁着“自由放任”。

观察近代中国，自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洋务派的垄断被外国人“自由设厂制造”之类的条款彻底打破，弱势的中国政府别说是干预经济，恐怕连当个“守夜人”都不合格，从清末的小皇帝到北洋政府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的南京国民政府，可圈可点的经济干预政策寥寥无几，进入视野的大概只有法币改革和废两改元等几件大事。如果 1895~1936 年算得上“自由放任”的话（这需要深入研究），用这 40 年左右中国的经验对新古典经济学做出实证，可能是一项有宏大学理价值的研究工作。诚然，这需要对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数据和故事有相当充分的研究，即“基础设施”建设必须先行，否则就是无米之炊。

理论问题 2：自由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近代中国经验的检验

自由贸易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主张的一部分，亚当·斯密先提出了“绝对优势”学说，大卫·李嘉图继而提出“比较优势”学说，都是在宣扬国际范围的分工协作可以提高效率和产量，对贸易双方都大有益处，从理论上推断应该是双赢的。但是，在涉及到真金白

银的实际贸易问题上，西方国家一直是实用主义的。对自身经济有利有利时，就呼吁自由贸易，如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对自己不利时，就实行保护主义，如同时代的德国和美国。从对自由贸易态度的演变层面讨论，基本上可以判断自由贸易应该是有利有弊的，在不同的前提假设下，就可以推出不同的结论。在1895~1936年的中国，国际贸易基本上是没有限制的，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那么，自由贸易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有利无害、有害无利、利害参半或利害孰重？中国的进出口是符合绝对优势逻辑、比较优势逻辑还是有独特的逻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显然有很好的实证意义，或许还可以发现自由贸易理论的可能存在的问题。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国际贸易数据是比较丰富的，但其他宏观经济数据的缺乏却是研究贸易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巨大障碍。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还可以发现尚待研究的宏大理论问题，本文暂以这两个问题为例。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具备怎样的经济学功底方可进入这个极富挑战意义的研究领域？我们斗胆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研究者至少应该熟练掌握《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等几个重要领域的理论。我们所说的“熟练”，不是应试意义上的“熟练”——牢牢记住了推理过程和结论，而是对“前提—推理—结论”这一范式形成一种近乎自动化的反应机制。例如，看到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前面曾提到过）中有自变量“市场利率”（或称有价证券收益率），马上就应该知道该理论一定暗含着存在“完善的金融市场”这一前提假设，同时，函数的自变量中没有“价格”，则应该知道该理论一定暗含着“短期分析”这一前提假设。显然，用这个理论做分析工具去研究当今朝鲜、古巴一类经济体的货币需求显然是不合适的。又如，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告诉读者，只要投入资本、劳动力、提高效率产量就能相应增长。研究者应该知道，这一理论模型必暗含“供给约束型经济”这一前提假设，也就是说，需求没有问题，厂商只要加大产出能力，商品产量就能增长。因为生产过程是连续的，最近生产的商品如果在市场上卖不出去，厂商就会减产，新增资本就会闲置、劳动力就会被裁减，产量是不会增长的，所以，供给约束是这一模型顺畅运行的必要条件之一。于是，研究处于“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的经济体用这个模型做分析工具显然是不合适的，如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英国，一战结束后的美国等（刘巍、陈昭，2010），而研究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的近代中国（刘巍，2010）和近代日本（张乃丽，2012）经济增长则比较合适。再如，在《经济学说史》中，后人突破前人的理论一般都是从前提假设入手的，一般说来，经济学大家的逻辑推理功力都是很强的，轻易不会犯错误，即使犯过错误，在他们在世时也都修正了。一般来说，由于前辈经济学家对市场的观察可能不全面，理论的前提假设有误，或者由于市场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前辈经济学家设定的前提假设不存在了，于是，后辈经济学家重新抽象前提假设，理论中影响因素必然发生增减，结论一定发生变化。那么，在研读经济学说史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发现这些突破的具体路径？

其次，在熟练掌握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要研读经济学大家的原著，而不是止步于仅阅读了当代人编著的教科书。经济学大家的著作汗牛充栋，皓首穷经也未必能达到预期目标，我们认为，经济史研究者若打算冲击高级境界，起码要“啃”过“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新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马歇尔的《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通论》。然后，根据自己的偏好，再去研读哪些原著则丰俭由人了。譬如，研究供给约束型经济，就应该读萨伊的著作；研究战后世界经济史，弗里德曼的著作和罗宾逊夫人的著作就不能不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再次，研究者最好具备实证分析的功力。在做出了很好的逻辑分析之后，需要对根据重要故事和零散数据推理而来逻辑结论作出实证，若缺乏这项工作，逻辑分析的结论只能暂且作为“假说”存在，经验是不是支持这一假说尚待证实或证伪。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实证不是“举例说明”方式，笔者是历史学出身，谙熟一个观点用几条史料证明那种传统研究方法，也发表过只“展示数据表”而不会做任何数量分析的论文，深知这些方法的不可靠。众所周知，我能找到支持我观点的史料，他也能找到推翻我观点的史料，都不能证明结论究竟成立或不成立。再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各个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展示数据表并不能证明什么。

自计量经济学问世之后，传统的举例法（不完全归纳）就显得比较苍白了。计量经济学的实证是穷尽一个时段上所有时点的数据，在“均值”意义上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截止目前，至少是疏漏最小的实证方法。譬如，如果逻辑结论是某事物促进了某一时期的就业，仅仅将该时期内若干时点的故事或就业人数举例，是不能充分证实这一因果关系的。若做出该时期的失业模型，将该事物设为模型中的一个解释变量，当模型显著水平较高时，不仅这种因果关系可以得到证实，且还可以得到影响程度大小的估算值，还可以和其他影响因素比较重要程度。

诚然，计量经济学有较高的门槛，不是轻易能够进入的，但是，懂一些具体的做法也并非不可能，就像不大懂汽车工作原理也可以开车一样。笔者和陈昭（2009，2011）撰写的两本小册子总结了我们自己的学习心得，一度被一些同行作为计量方法的“傻瓜书”，在我们这群纯文科出身的“傻瓜”中受到一定程度的欢迎。

实在弄不懂计量方法的同仁也不必纠结于此，当研究工作进行到做出“假说”之时，寻找一个计量技术很好的合作者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是否做出了合理的前提假设和通顺的逻辑结论。

我们认为，在向理论冲击这一研究层面上，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可以同台竞技了，这里大概是经济学“源”和“流”的汇合处。当然，经济史学家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致力于本文提到的前两个层面，做“基础设施”和“个别领域”的研究，为经济学家冲击经济学理论提供合格的原料和半成品；第二，在原料和半成品的基础上冲击经济学理论框架，做贡献更大的

工作。经济史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实力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不必强求索然无味或力所不及之事。

四、结论

中国经济史的终极目标应该和其他学科一样——修正已发现的经济学规律和探索尚未发现的经济学规律。朝着这一目标逼近的必要条件是，学界应该形成如同产业链一样的“研究链”，即经济学逻辑的原料开发环节、半成品制造环节和成品制造环节。总结全文，结论如下：

1.原料开发环节应该发掘整理经济数据和重要的故事。对经济史研究来说，原料的发掘和整理是上游研究环节，其产品是中下游研究环节的“粮草”。首先，原料应该包括经济史数据，研究者不可仅凭自己的想象随意处理数据，要正确理解经济学中各变量的基本概念和统计量构造的基本方法，整理出合格的经济史数据。同时，在缺乏具体历史资料的情况下，使用计量经济学工具推断时间序列中缺失的部分数据，也不失为一种整理数据的好方法。其次，重要的经济史故事是不可或缺的原料。重要的经济史故事至少应该适用于构建前提假设、解释经济趋势的拐点和提示某种因果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时，从重要的经济史故事中可以得出某种“猜想”。

2.半成品制造环节应该对经济史的某一领域或层面做深入研究。在上游环节研发的数据、故事和“假说”等合格原料的基础上，可以用经济学解释范式，对经济史某个领域或某些重大事件的逻辑关系探讨与实证分析，这是经济史研究的中游环节。这一研究环节要求研究者必须对经济运行的基本逻辑有足够的认识，对基本分析工具使用娴熟。如果对经济学逻辑和分析手段的一知半解、浑然无知或怀有莫名的抗拒，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的。

3.成品制造环节应该向最高境界——补充、修正和发现新的经济学逻辑——发起冲击。这一环节要求经济史研究者至少应该熟练掌握《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学说史》等几个重要领域的理论。在熟练掌握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要研读经济学大家的原著。研究者最好还具备实证分析的功力，也可以请合作者来做。在这一研究环节上，经济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可以实现对话，实现经济学“源”和“流”的汇合。当然，经济史学家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只做原料和半成品的研究；第二，冲击经济学理论。经济史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实力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

参考文献：

- 1.刘巍：《储蓄不足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研究》，《财经研究》2010年第2期
- 2.刘巍、陈昭：《计量经济学软件：EViews操作简明教程》，暨南大学出版社2009。
- 3.刘巍、陈昭：《大萧条中的美国中国英国与日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 4.刘巍、陈昭：《计量经济学软件 EViews6.0 建模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1.
- 5.[美]托马斯·罗斯基著，唐巧天等译：《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 6.吴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 7.张乃丽：《从国外部门角度对战前日本总供求态势的研究——基于 M-L 条件和贸易条件学说的分析》，《国际经贸探索》2012年第7期

Discussion of Economic History's "Research Order"

Liu Wei

Abstract: China's economic history's approaching the target of exploring economic theory's necessary condition is academic circles should form a complete chain of "research": data and stories' digging or arrangement—researching of economic variables on every level—economic theory's supplement and revision and discoveries. Data's exploring and arrangement should be based on basic conceptio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al caliber of statistics. Stories should at least help abstracting relative premise, explaining the turning point of a variable's movement and reminding some causal relationship. Logic relationship's investigation of any level should be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knowledge, just a little knowledge about economics or plain imagination hardly help getting research essentials. Economic logic's supplement, correction and discovering is the highest state of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it is our eternal and arduous task.

Key Words: economic history, economy, data, story, logic, demonstration

作者简介：

刘巍，男，1960年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Centre for Cliometrics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主任、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分会理事。主要研究领域为货币经济学、计量经济史。

电子邮箱：ssxx1975@gdufs.edu.cn；13929525214@139.com

手机：13929525214

邮政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510420

“大跃进”运动与中国 1958—1961 年饥荒

——集权体制下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刘 愿

摘 要：1958—1961 年中国发生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现有研究从粮食供给下降、公共食堂、城市偏向政策、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济不力及饥荒的历史记忆角度对大饥荒成因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在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本文考察了人民公社内部分配制度,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大幅度提高集体积累,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急剧下降,这可能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利用 1953—1966 年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了上述假说,并提出集权体制下农民个体政治权利的缺失是传统社会主义饥荒频发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赶超战略 “大跃进”饥荒 集体偏向 政治权利

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及与之伴随的饥荒频发,以致有西方观察家将中国称为“饥荒的国度”(Walter,1926)。新中国在取得民族独立与和平背景下,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造成大规模人口非正常死亡。^①令人疑惑的是,相对于其他社会制度,人们在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更容易遭受饥荒的威胁。在农业集体化背景下,苏联 1931—1933 年发生严重饥荒,导致 450 万—800 万人口非正常死亡(Davies and Wheatcroft, 2004); 1947 年苏联再次爆发饥荒,导致 100 万—150 万人口非正常死亡(Ellman, 2000)。朝鲜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始于 1995 年,1997 年达到高峰,导致全国 2300 万人口

*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通信地址: 广州大学城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510006;电话:(020) 39310072; E-mail: hope428@163.com。本文是作者在 2009 年 3 月至 6 月访问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期间完成的,感谢成均馆大学中国大学院提供的良好研究条件。本文在内蒙古大学“2009 年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专题会议”、法国奥弗涅大学“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Chinese Economy: Thirty years of reforms: What about Capitalism in China?”、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第 54 期双周论坛上都有了报告,作者感谢参会人员的有益评论。作者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罗长远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杨永华教授、李继东教授、胡靖教授、吴忠培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胡永泰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Naughton Barry 教授及澳大利亚 James Cook 大学的 Zhangyue Zhou 教授对本文写作和修改提出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作者自负。

^① 关于中国“大跃进”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学术界存在分歧,根据 1953 年、1964 年、1982 年三次人口普查和 1982 年 1%生育率调查数据所作的估计较为科学可信。其中,蒋正华、李南(1986,1987,1989) 的计算结果为“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总人数约为 1 700 万人”。Coale (1984) 估计 1958—1963 年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 2700 万人。Ashton et al (1984) 估计 1958 年年中至 1962 年年中非正常死亡人口为 3 000 万人。李成瑞(1997)修正了 Coale 的计算,结果为 2 200 万人。概言之,中国“大跃进”饥荒非正常死亡人口规模在 1700 万—3000 万之间,因此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

3%—5%的死亡率；2008年朝鲜又面临严重食物短缺，在十年内再次遭遇严重饥荒(Stephan,2008; Stephan, Marcus, 2008)。为何传统社会主义集权国家如此频繁地遭遇饥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Sen (1981)基于对埃塞俄比亚、孟加拉等国饥荒的研究提出权利失败理论，将饥荒成因的解释从传统的FAD理论扩展至权利领域。周飞舟(2003)认为大部分学者沿用Sen的“粮食获得权利”的概念只适用于市场经济体制，对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食物分配尤其是食物分配制度的分析甚少涉足。Ravallion (1997)、OpGrada (2007)提出，虽然研究饥荒的新文献已经发展了丰富的概念框架和完善了有关实证研究，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饥荒的理解仍然是相当初步的。Yang (2008)认为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制度安排有别于标准市场经济的权利方法：在市场经济中私人财富和相对价格能够解释大部分的饥馑，而中央计划下的政府确定价格和控制粮食生产和分配。Lin and Yang (2000)、Kung and Lin (2003)、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 2007)则主张Sen的食物获取权理论在解释中国大饥荒时是有效的。

本文认为，Sen主要关注资源禀赋缺失或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饥荒的影响，属于经济权利范畴，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产品分配则取决于不同群体的政治权利。因此，理解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饥荒，必须将Sen的权利理论从经济范畴扩展至政治权利领域。^①本文将以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粮食分配制度为例，尝试从政治权利角度解释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的饥荒现象，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回顾中国大饥荒成因的相关研究，总结若干理论假说及经验检验，提出本文的研究视角；第三节分析“大跃进”运动时期中国农村人民公社内部的分配制度对大饥荒的作用；第四节利用28个省市区相关数据对公社分配制度对大饥荒的作用做实证分析；第五节总结全文，指出社会主义集权体制饥荒频发的深层次原因。

一、文献述评

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的成因，学界至今依然存在很多分歧，除了传统的食物供应下降解释外，还包括公共食堂理论、城市偏向说、缺粮区偏向、政治激进主义、政府救灾能力说和饥荒“历史记忆”说等，各种假说分述如下。

(一) 公共食堂制度

^① Sen 1981年在 *Poverty and famine* 中发展的分析框架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因素，中国“大跃进”饥荒促使Sen重新考虑政治制度在饥荒中的作用。Sen (1983)比较了民族独立后的印度和中国，认为缺乏自由新闻媒体和政治压力集团是中国“大跃进”饥荒的成因，并指出权利研究必须超越纯粹的经济因素，同时考虑政治制度安排。但Sen的这一主张并未得到发展。

Chang and Wen (1997, 1998)根据人口统计资料判断中国“大跃进”饥荒实际上在 1958 年年末已经发生,而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 1959 年。他们认为,粮食生产、粮食可获得性、粮食分配和人口增长导致的粮食需求冲击等因素均不能解释饥荒始于 1958 年年末,大饥荒真正的原因是公共食堂制度:公共食堂制度取消家庭厨房及将农民存粮集体化,搭便车行为导致粮食过度消费,从而引发了 1958 年开始的饥荒。其后,公共食堂破坏了农民生产激励,滋生了村干部的腐败和权力滥用行为,使饥荒状况进一步恶化。

(二) 城市偏向说

Bernstein (1984)、Walker (1984)最早指出粮食高征购引起的城乡粮食消费差异是中国大饥荒的主要原因。Lin and Yang (1998, 2000)提出粮食生产下降只是饥荒产生的原因之一,城市偏向的粮食分配政策是饥荒的主要原因,以农村人口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偏向的指标,运用 28 个省 1954—1966 年的数据检验了其理论。Kung and Lin (2003)以粮食征购率指标更为直接地衡量了城市偏向政策,发现“大跃进”运动时期城市人口跳跃式地快速增长,为维持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中央政府不得不加大从农村征购粮食。新逸和葛玲(2008)将中国“大跃进”饥荒视为“制度性”的农村饥荒。

(三) 缺粮区偏向说

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 2007)认为城市偏向说可以用来解释饥荒时期城乡死亡率的差异,但却无法解释同一个省内农村地区死亡率之间的差别。他们认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农村地区死亡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在统购统销制度下,我国城市居民首先得到体制上的食物供给保障,其次是对农村中缺粮区群体,最后是粮食主产区的居民。在粮食减产的情况下,粮食主产区的农民最容易遭受饥荒威胁。他们分别利用 1954—1966 年 28 个省级数据和 1954—1966 年江苏省县级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四) 政治激进主义

Yang (1996)、Yang and Su (1998)分析了“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政治体制特征,即中央集权体制下,下级以服从和执行上级下达的指示来显示对中央权威的忠诚,以换取政治仕途上的升迁。人民公社和公共饭堂制度已经被中央权威确定为一项“好制度”,那么贯彻执行这些制度便成为从省到村庄各层级干部表示忠诚的方式。Kung and Lin (2003)研究了政治激进主义在饥荒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相对于新解放区,老解放区政府受地方人民更多的支持,为了使中央政策在新解放区得到贯彻执行,中央向新解放区派遣了大量的南下干部。为了显示

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南方地区的领导人比北方地区的领导人更倾向于执行激进政策,并以各地区解放时间作为衡量地区政治激进程度的指标进行了实证研究。^①

(五) 政府救济能力

周飞舟(2003)从省级政府救荒努力角度考察了“大跃进”饥荒地区死亡率差异,并解释为何饥荒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他利用11个死亡率最高的省份的粮食分配数据,发现大部分省份都对灾荒做出了实际的反应:一方面,各省在省内加大返销粮的发放数量,但由于浮夸风、反“右倾”等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反应和救助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高峰死亡率超过20%的11个省份,有6个省份^②在其灾荒的最高峰期还在大量调出粮食,表明虽然大部分省都知道灾荒实情并发放返销粮救荒,但却没有向中央或其他省份要求调入粮食,延误了及时救荒。

(六) 饥荒“历史记忆”说

曹树基(2005)对比了1959—1961年与1851—1875年的分地区死亡人口,发现两个时期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率呈强负相关。曹树基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民间关于饥荒的“历史记忆”,而与各个区域人均拥有的资源及粮食无关,其论证的逻辑是:在经历大饥荒的地区,从民间百姓到地方基层干部对粮食的重视,远远超过未经过大饥荒的地区,因此这些地区在“大跃进”中较少地浮夸其粮食产量,从而较成功地化解了来自上级政府粮食征购的高压,减轻了这些地区在饥荒时期的粮食短缺。

现有研究关注以粮食为主的资源从农村到城市、从粮食主产区到缺粮区的转移,或人民公社平均主义分配导致的粮食消费效率下降,或能源高消耗工程对劳动力营养健康状况的负面作用。如图1所示,农民个体可消费粮食数量,除了受高征购等因素影响外,还取决于集体在扣除费用及提留之后分给社员的数量。一个尚未得到研究的问题是,在粮食高征购及公共食堂消费低效率之外,农民的粮食获取权在“大跃进”运动中由于集体高积累而缺乏保障,这可能是大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在中国赶超战略及“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重点考察人民公社集体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对大饥荒的影响,并利用1953—196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新的检验。

^①这些政治激进主义包括多个维度,如粮食过量征购、动员过多的劳动力从事各种高消耗的项目工程。Kung和Lin主要关注后者。

^②这六个省份分别是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甘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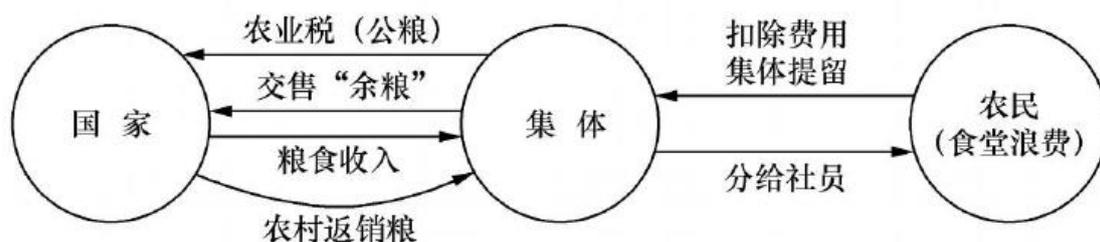


图1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

二、集体积累与大饥荒

(一) 成立人民公社

建国初期，我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①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确立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一五”计划即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1956年我国宣布提前完成“一五”计划。在顺利完成“一五”计划的背景下，毛泽东在1957年年底访问莫斯科时提出15年赶超英国的目标，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我国赶超发展战略正式形成，全国各领域开展持续三年之久的“大跃进”运动。

在资本稀缺、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我国主要通过从农业部门抽取剩余支持工业部门和城市的发展。为此，农村生产组织方式发生相应变化：1953年全面完成“耕者有其田”土地改革后，我国农村就进入各种形式的合作化运动，从农民自发成立互助组到政府推动成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和高级农业合作社，1958年强制性成立人民公社，农民退社自由权被取消了。人民公社生产组织形式的确立，改变了农民个体的独立地位，农民的生产 and 消费高度依赖集体：在人民公社建立过程中，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料被强制集体化，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在资本主义尾巴的口号下被取缔，统一由公社集体经营。因此，农民个体必须从集体获取所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二) 人民公社高积累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基本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总收入按照以下项目进行分配：扣除当年度消耗的生产费用和公共财产折旧、向国家纳税、集体提留、支付社员口粮、支付社员的基本工资和奖励工资。其中集体提留包括公积金和公益金两部分，公积金

^①农业总产值比重为70%，工业总产值比重为30%，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7.9%（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1982，第VI24页）。

用于储备和扩大再生产，公益金用于人民公社教育、卫生、文化及其他福利事业。^①因此，农民个体的消费与其他项支出存在替代关系。

1958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积累和消费问题的指示》，提出在增产增收情况下，正确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原则应该是：“在苦战3年期间，尽多地积累一些，以利于迅速发展生产；同时，在生产发展的急促上，使社员的生活有适当的改善。改善社员生活，主要靠扩大集体福利事业，而不是单纯增加社员的个人收入。”（黄道霞等，1992，第507页。）农业合作社很快并转为人民公社，上述指示也就成为人民公社收益分配遵循的准则（杜润生，2002，第535—536页）。在“大跃进”运动的背景下，是否赞成建立人民公社成为“两条道路的斗争”，表现在分配上，是“多积累、少消费”与“多消费、少积累”的斗争；表现在集体生活上，是“多集中、少自由”与“多自由、少集中”的斗争。^②在粮食产量高估和政治挂帅工作作风的作用下，中国农村普遍推行了第一条道路，执行提高集体积累减少农民消费的分配政策。

如表1所示，在“大跃进”运动时期，人民公社收益分配一个显著变化是重集体积累轻农民消费。1956年集体提留绝对额和比重分别为12.4亿元、4.68%，以1956年为基期，1958—1960年集体提留分别增加282%、287.9%、30.65%，集体提留占人民公社纯收入比重分别增加236.91%、265.83%、32.65%。在农村生产力未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增加集体积累将减少农民个体消费。1956年人民公社分给社员收入绝对额和比重为218亿元、82.58%，以1956年为基期，1958—1960年社员收入分别下降2.05%、11.1%、4.75%；社员收入占人民公社纯收入比重分别下降13.68%、16.15%、3.29%。

^①见《七里营人民公社章程草案》、《崮崮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黄道霞等，1992，第485—493页）。

^②中央农村工作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村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运动简报》，1958年9月30日（黄道霞等，1992，第503—504页）。

表1 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收益分配

年 份	纯收入	国家税收		集体提留		分给社员	
		绝对额 (亿元)	比 重 (%)	绝对额 (亿元)	比 重 (%)	绝对额 (亿元)	比 重 (%)
1956	265.20	33.80	12.75	12.40	4.68	219.00	82.58
1957	270.24	36.17	13.38	22.59	8.36	211.48	78.26
1958	300.90	39.00	12.96	47.40	15.75	214.50	71.29
1959	281.20	38.40	13.66	48.10	17.11	194.70	69.24
1960	261.20	36.40	13.94	16.20	6.20	208.60	79.86
1961	302.20	26.40	8.74	28.00	9.27	247.80	82.00
1962	303.70	27.50	9.05	27.60	9.09	248.60	81.86
1963	315.80	28.80	9.12	30.90	9.78	256.10	81.10
1964	348.20	33.20	9.53	45.70	13.12	269.30	77.34
1965	381.89	29.80	7.80	47.49	12.44	304.60	79.76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510—511页)。

人民公社收益分配的集体提留,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性的公积金为主,用于增加社员集体福利的公益金为辅。^①在“大跃进”运动中集体积累严重挤占农民个人消费。1956年每人提取公积金2元,在“大跃进”运动中人均公积金负担加重,1958—1960年分别升至7.7元、7.7元、2.2元。1956年每人提取公益金为0.41元,1958—1959年分别增至1.19元、1.34元、0.74元。相应地,农民从集体分得的收入大幅度下降。1956年每人分得收入为43元,1958—1960年分别为41.4元、37.6元、41.3元,分别比1956年下降3.7%、12.6%、3.9%。(国家统计局,1980,第4、278—279页)

农村收入以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为主要来源。农村收入分配一般是在秋收后进行,收入分配对死亡率的影响在下一年才会显现。(Kung and Lin, 2003, p162)因此,集体提留的增加、农民消费的下降与对死亡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如图2所示,1957年集体提留比重开始提高,1958年人口死亡率在农业丰收的情况下略有提高。1959年集体提留比重达到最高值,1960年人口死亡率达到高峰值。1960年集体提留比重大幅度下降,但高于1956年的水平;1961年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但高于1956年的水平。可见,农村集体提留比重与滞后一期的死亡率变化趋势一致。

^① 1958—1960年“大跃进”运动时期,集体提留中公积金与公益金占比平均值分别为79.63%、16.75%。数据来源同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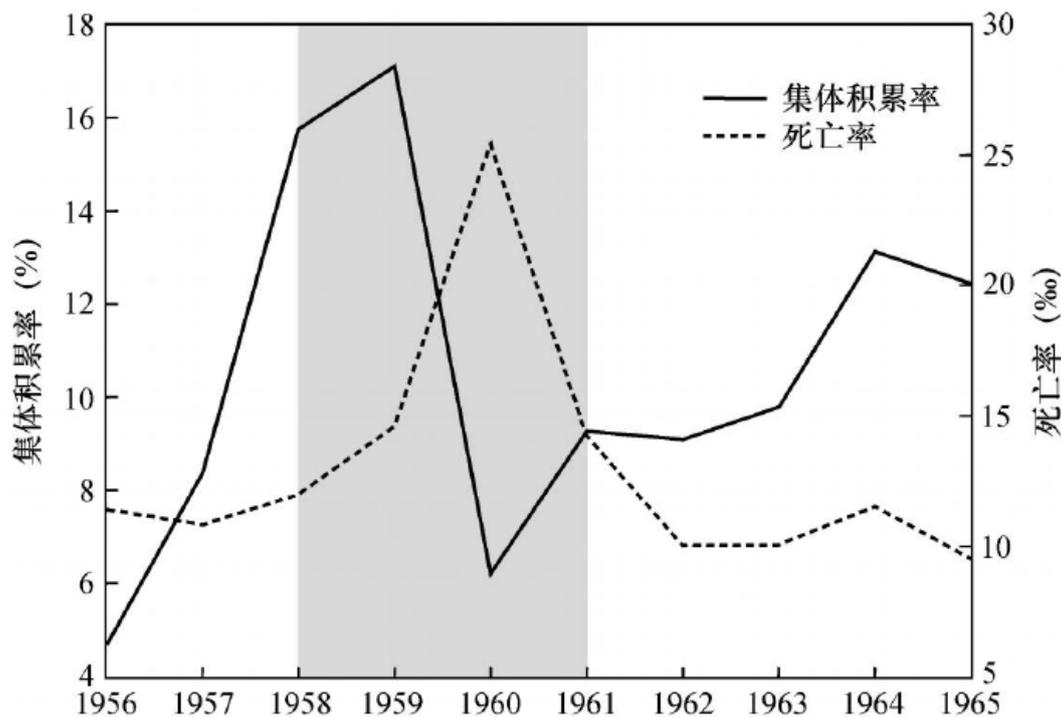


图2 农村集体提留比重与死亡率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510—511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2页)。

(三) 农村“大跃进”运动

人民公社的集体积累主要投入农田水利建设、兴办集体企业和兴办以教育为主的集体福利事业之中，极大消耗了农村集体收入，在粮食产出下降、粮食高征购的情况下进一步减少了农民粮食消费量。

1. 农田水利建设

1956年“农业四十条”提出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以1955年为标准增加两倍以上指标，并将兴修水利作为增产的主要措施。^①1957年冬至1958年春，农村地区在缺乏国家财政支持的条件下发动了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计划，农村集体组织及农民群众成为这场水利运动的主角。^②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在日益高涨的群众运动中不断增加：1957年10月为两三千万，11月为六千万，12月八千万，1958年1月达到一亿(薄一波，1997，第681页)。1957年冬至1958年春的农田水利建设扩大灌溉面积4.5亿亩，半年内灌溉面积增加了86.5%。

^① 《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人民日报》，1956年1月26日。

^② 1957年12月，中共河南省委在总结济源县澧河和禹县鸠山两县治水治山经验的基础上，在郑州召开沙颍河工作会议，会议制定出“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三主治水方针。1958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的社论，肯定和推广河南治理澧河的经验。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提出农村兴修农田水利工程“以小型为主、以蓄为主、社办为主”的三主方针。从此“三主”方针推向全国，在水利建设上掀起了“大跃进”。

1958年五、六月份襄阳会议和郑州会议拟定1959年进一步扩大灌溉面积4.9亿亩，治涝面积7281万亩，做土石方961亿公方。全国各地在拟订具体计划时都大大提高了水利建设指标，进一步加重了农村集体和农民群众的负担。^①根据1959年官方公布的数据，1958年“灌溉面积”高达67386千公顷，比1957年增加96%（农业部计划局，1959，第293页）；2000年官方公布的数据表明，1958年实际有效灌溉面积仅为32791千公顷，仅比1957年增加20%（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5，第69页）。可见，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耗费大量资源，但未有效提高农业生产力。

2. 兴办农村集体工业

在“大跃进”运动中，人民公社兴办社队企业也消耗了大量的集体积累。在赶超战略思路影响下，为提高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兴办工业成为贯彻“两条腿走路”方针的重要措施。^②一方面，为了增加钢铁产量实现赶超目标，农村地区实施土法炼钢，兴建大量的小高炉、土炉，并动员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钢铁生产。“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真实反映了“大跃进”运动中中国农村的炼铁热潮。另一方面，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纷纷转为社队企业，农村工业生产实现“大跃进”：1957年集体工业企业11.99万个，1958—1960年分别增至14.4万个、21.96万个、15.8万个；1958年集体工业企业产值为117.3亿元，1959—1961年分别增至169.8亿元、153.9亿元、122亿元。^③

3. 农村教育“大跃进”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工作“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强调国家办学与民间力量办学并举，并规定了过高的教育指标：全国应在3—5年的时间内，基本上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农业合作社社社有中学和使学龄儿童大多数都能入托儿所和幼儿园。^④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等任务主要落在农村地区，国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强调农村自力更生兴办地方教育，农村集体不得不以增加提取公益金的形式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以实现教育“大跃进”。1957年全国中等学校、小学和幼儿园在校生人数分别为708.1万人、6428.3万人、108.8万人，1958年迅速增加至1199.8万人、8640.3万人、2950.1万人，分别增长了69.4%、34.4%、26.1

^① 《中共中央关于水利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8年9月11日。

^②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提出工业和农业、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③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5,第63页)。

^④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

倍。1959年三层次学校在校生人数继续迅速增加,1960年达到高峰值,分别为1487.3万人、9379.1万人、2933.1万人。^①

(四) 集体高积累对饥荒的作用

如上所述,在“大跃进”运动中人民公社提高了集体提留的绝对额和比重,集体高积累对饥荒的作用存在生产效应、健康效应和分配效应三种机制。

首先,在“大跃进”运动中抽调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生产,减少了农业投入及产出,以致196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开展保粮、保钢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中指出水利建设、社办工业以及其他方面占用劳动力过多,以致用在农业方面的劳动力不足。根据Li and Yang (2005)的研究,“大跃进”运动时期大量资源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解释了中国1958—1961年农业产出下降的33%,即“大跃进”时期中国农业产出下降的三分之一是由资源转移造成的。

其次,大量农村劳动力从事高消耗的水利和炼钢工程,在“大跃进”初期过度消耗农民口粮,在粮食日益紧缺时农民在从事高强度劳动的同时口粮消费却严重不足,大量农民甚至是在高度饥饿状态从事高强度劳动的,从而加剧了饥荒。^②这就是Kung and Lin (2003)强调的在政治激进主义下农村“大跃进”运动的健康效应。

最后,集体提高提留将直接减少农民可消费的粮食,这种分配效应是“大跃进”加剧饥荒的又一重要机制。如上所述,“大跃进”运动中农村集体分配以粮食分配为主,工资分配只占很小比例。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粮食在国家征购、集体提留和分给社员三者之间进行分配,其中集体提留包括种子、饲料、储备粮和其他提留四类。^③在“大跃进”时期,集体提留的粮食数量大大增加。据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薛暮桥估计,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我国农村多留了种子约200亿斤,^④相当于当年农村征购后留粮量的6.2%,相当于当年农村粮食消费量的9.3%。^⑤在饥荒最为严重的四川省,“大跃进”时期大幅度提高集体提留,其后集体提留显著下降帮助农民摆脱饥荒。从1961—1963年,四川绵阳地区农村粮食分配中集体提留的比重从20.5%降至17.5%、13.4%。其中,种子比重从12.5%分别降至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第37页)。尽管这些数据反映的是全国层面教育“大跃进”的情况,但由于我国教育城乡差距显著,各层次学校在校生的迅速增加主要是由于农村教育“大跃进”引的。

^② 安徽凤阳县建设电灌站经常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还克扣民工口粮12万余斤。据统计,电灌站共死民工2474人,占民工总数14293人的17.3%(杨继绳,2008,第249页)。

^③ 种子用于来年农业生产,饲料用于发展集体家畜家禽的养殖,储备粮用于农村备荒备灾、互通有无,其他用粮为集体用于发展社办工业的资金来源。

^④ 薛暮桥(1984,第90页)。

^⑤ 1958年农村国家征购后留粮量为3165.5亿斤原粮,农村居民粮食消费量为2152亿斤贸易粮(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第343、538页)。

10.8%、9.2%，饲料粮比重从4.6%降至3.4%、2.2%，储备粮比重从2.3%降至1.6%、1.5%，其他用粮比重1961年为1.1%，1962年略增至1.7%，1963年降至0.6%。社员分粮比重则从47.1%增至60.4%、62.2%；1961年社员人均分粮仅为225斤，1962—1963年升至335斤、377斤。^①可见，饥荒时期集体提留增加挤占了农民粮食消费量。

综上所述，“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高集体积累政策可能是大饥荒的又一主要成因。下节将对这一假说进行实证检验，以衡量各因素对饥荒的实际作用。

三、数据与模型

(一) 变量、数据及模型设定

现有研究利用1954—1966年28个地区的面板数据(Lin and Yang, 2000; 范子英和孟令杰, 2006)或1958—1961年24个地区的面板数据(Kung and Lin, 2003)进行固定效应分析。本文则沿用类似方法建立模型，并利用1953—1966年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数据进行实证分析。^②所不同的是，本文先计算各变量的组内变换值(即对时间均值求差分)，然后以组内变换值作为模型变量，^③再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并进行Hausman检验。基本模型设定见公式(1)，令 z 代表各变量，则 $\Delta z_{it} = z_{it} - \bar{z}_i$ 。其中， i 为地区， t 为年份。 DR_{it} 、 UP_{it} 、 g_{it} 分别为 i 地区 t 年死亡率、非农业人口比率和人均粮食占有量。 CR_{it-1} 、 pr_{it-1} 、 RS_{it-1} 、 DR_{it-1} 分别为 i 地区滞后一期的农村集体积累率、粮食征购率、农业人口返销粮占粮食产量的比例和死亡率。我国粮食分配一般安排在秋粮收获之后，集体积累、粮食征购和农业人口返销粮对死亡率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因此模型取集体积累率、粮食征购率和农业人口返销粮比率的滞后一期值。粮食征购率控制城市偏向政策，农业人口返销粮比例控制缺粮区偏向政策，滞后一期的死亡率包含了那些遗漏的变量对本期因变量的影响。^④

本文取上述各变量的自然对数值作为模型自变量，公式(1)用 ΔX 表示前述各变量。为考察各因变量在“大跃进”前夕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模型引入各因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关于大饥荒持续时间，本文分别选择三个区段： $d_1 = 1$ ，当 $t =$

^① 绵阳地区农业局(1976, 第114—138页)。

^② 本文之所以选择1953年作为研究的起点，是因为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国民经济从1949—1952年的恢复时期转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③ 本文以各因素组内变换值作为模型变量(假设 x 为自变量、 y 为因变量)，其经济含义是，如果以 x 、 y 在整个研究期间的均值作为参照， x 的变化对 y 的变化作用如何。

^④ 范子英和孟令杰(2007)在其实证模型中引入因变量的滞后一期变量，因为“当使用面板数据来分析时可能会因为省略变量造成残差项序列相关，当省略的变量与文中的某变量相关时，则该变量的估计将是有偏的，为了解决这种自相关问题，需要引入因变量的滞后项”。本文实证模型沿用相似的方法。

1958—1962，否则 $d_1 = 0$ ； $d_2 = 1$ ，当 $t = 1958—1961$ ，否则 $d_2 = 0$ ； $d_3 = 1$ ，当 $t = 1959—1961$ ，否则 $d_3 = 0$ 。公式(1)中各交互项下方给出了理论预期的参数估计值符号：农村集体积累率、粮食征购率对地区死亡率产生正向影响；农业人口返销粮比例、人均粮食占有量、非农人口比例对地区死亡率产生负向影响，滞后一期人口死亡率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Delta \ln DR_{i,t} = f \left[\begin{array}{cccccc} \Delta X, & d_i \Delta \ln CR_{it-1}, & d_i \Delta \ln pr_{it-1}, & d_i \Delta \ln RS_{it-1}, & d_i \Delta \ln UP_{it}, & \\ & + & + & - & - & \\ & & d_i \Delta \ln g_{it}, & d_i \Delta \ln g_{it}, & d_i \Delta DR_{it-1} & \\ & & - & - & ? & \end{array} \right]. \quad (1)$$

本文只有全国层面农村集体积累的数据，但无法获得各地区农村集体提留比重的数据，如何衡量集体积累成为本研究的难点。如上所述，农村集体积累包括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公积金和兴办集体福利事业的公益金，在“大跃进”运动中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提留被消耗在农田水利建设、兴办集体企业和农村教育事业上。因此，本文分别以各地区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例 IA_{it} 、以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的集体工业企业产值 CIP_{it} 、^①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S_{it} 度量 $t-1$ 期农村集体积累率。在“大跃进”时期，农村集体积累率越高，农田水利建设、集体工业企业及乡村教育投资规模越大，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例、集体工业企业产值和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也越高。^②图3至图5进一步证实了上述判断：从全国水平来看，在“大跃进”运动时期，滞后一期的农村集体积累率与当期灌溉面积占耕地的比率、集体工业企业产值、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成正比。因此， IA 、 CIP 和 S 可以作为农村集体积累率的代理变量。

^① 集体工业企业主要是乡办企业、村办企业及人民公社化后的社队企业。

^② 为响应《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农业合作社社有中学”的号召，在“大跃进”中越是政治激进的地区，中学生在在校生规模扩张得越快，农村集体越倾向于增加提取公益金办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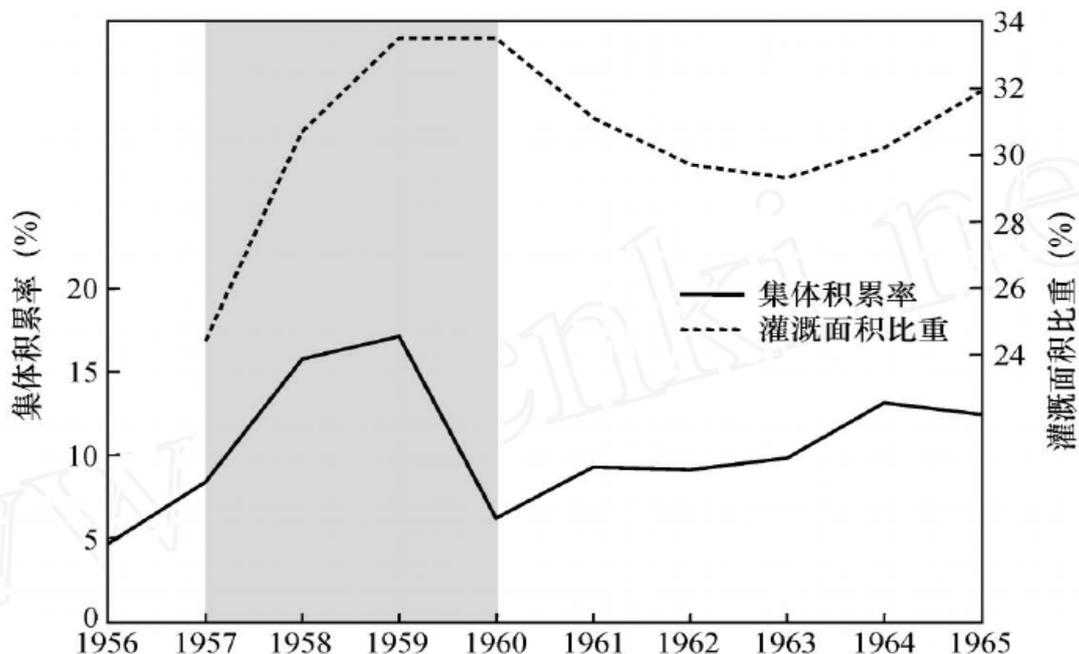


图3 农村集体积累率与灌溉面积比重

数据来源: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 第510—511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5, 第6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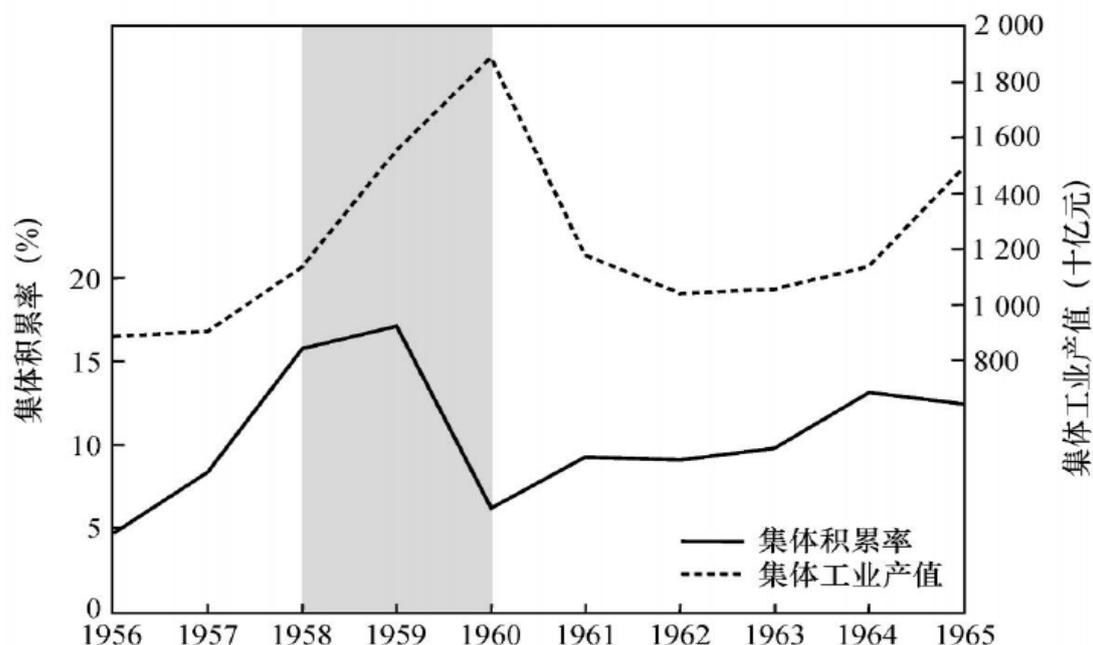


图4 农村集体积累率与集体工业产值

数据来源: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 第510—511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由于缺乏分省的粮食库存及调拨数据, 现有研究一般以人均粮食产量两年移动平均值衡量 FAD 因素。一个地区的粮食供应总量, 除本地区当期粮食产量之外, 还包括上期粮食库存及省际净调拨量。因此, 现有研究未能准确衡量 FAD 因素, 对京、津、沪、辽四个粮食调入省市可能存在低估, 对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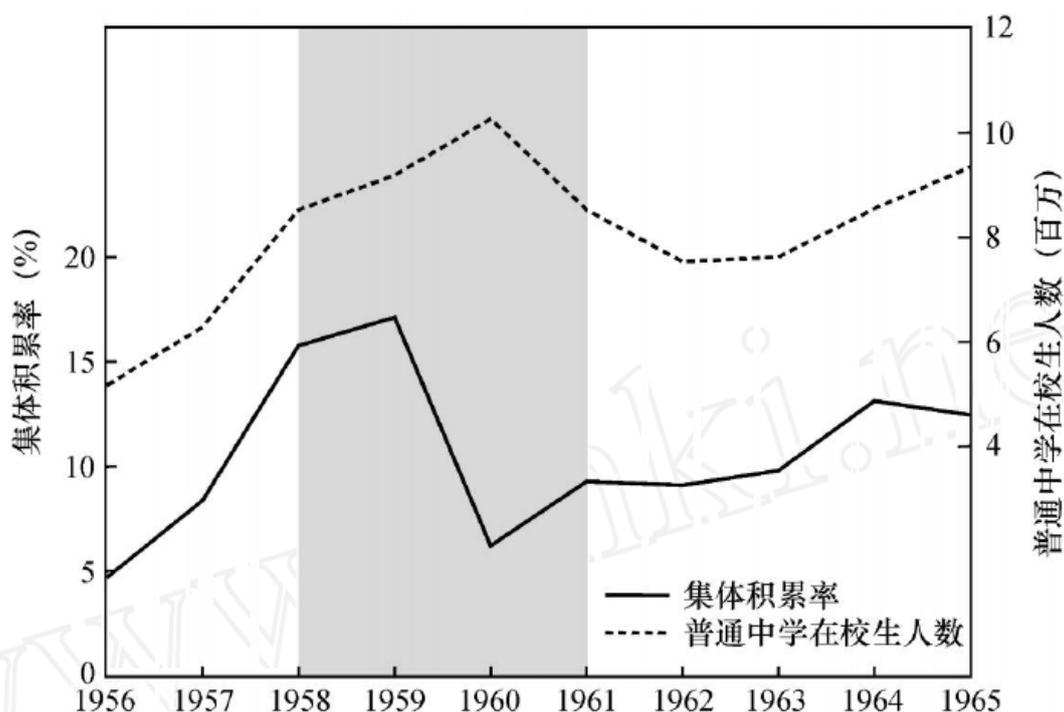


图5 农村集体积累率与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

数据来源：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 第510—511页)、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 第37页)。

粮食调出任务的省区存在高估。本文在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时将考虑地区粮食库存及调拨数。

Kung and Lin (2003)在度量粮食征购率时，粮食产量采用的是原粮,粮食征购及返销采用的是贸易粮。各年原粮折合贸易粮的比率大致在82%—84%范围内变动(农牧渔业部计划司, 1983, 第645页), Kung 和 Lin 可能低估了粮食征购率, 本文粮食征购率计算区分了原粮和贸易粮, 将原粮按各年全国折合率换算成贸易粮。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 2007)以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播种面积比重、人均播种/耕地面积作为缺粮区返销粮的代理变量。正如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指出, 农村返销粮数量更能反映缺粮区偏向, 本文以地区农村返销粮占粮食产量的比重来衡量缺粮区偏向政策。

为了与现有研究结果比较, 本文模型除使用各因素新变量之外, 还以现有研究的变量做分析。关于各变量的具体计算和数据来源见附录1, 各变量统计性描述见表2。

表2 变量统计性描述

变 量	观察值	均 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Delta \ln D_{it}$	385	1.42e-08	0.2873147	-0.8268317	1.743276
$\Delta \ln D_{it-1}$	357	-5.74e-07	0.2846466	-0.8442672	1.703136
$\Delta \ln g_{it}$	392	-2.31E-08	0.153997	-0.41296	0.518447
$\Delta \ln UP_{it}$	392	-6.69e-09	0.1867755	-0.5908706	1.643666
$\Delta \ln pr_{it-1}$	364	1.41E-08	0.197219	-0.93898	0.676261
$\Delta \ln RS_{it-1}$	391	2.01E-08	0.475547	-2.65615	1.362741
$\Delta \ln CIP_{it}$	391	7.32E-09	0.992695	-3.58565	1.405791
$\Delta \ln IA_{it}$	392	3.50E-09	0.352394	-1.74215	1.201868
$\Delta \ln S_{it}$	391	-1.97E-08	0.481072	-1.6784	0.97530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1990)、国家统计局综合司(2005)、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

注:本文模型取各变量组内变换值,因此出现负值,正负相抵导致均值很小。

(二) 估计结果

本文对模型进行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 Hausman 检验结果支持随机效应模型,表3列示了各方程随机效应分析结果。本文证明,除粮食供应不足、粮食超征购之外,农村集体高积累是导致“大跃进”饥荒的又一主要原因。

表3 模型随机效应估计结果

自变量	(1)	(2)	(3)	(4)	(5)	(6)
$\Delta \ln g_{it}$	-0.008 (0.10)	-0.070 (0.12)	-0.029 (-0.11)	0.098 (0.11)	0.104 (0.11)	0.043 (0.13)
$\Delta \ln UP_{it}$	-0.021 (0.13)	-0.155 (0.12)	0.030 (0.13)			-0.155 (0.16)
$\Delta \ln pr_{it-1}$	0.029 (0.10)	0.012 (0.10)	-0.012 (0.10)	0.030 (0.13)	0.032 (0.13)	
$\Delta \ln RS_{it-1}$	-0.021 (0.03)	-0.025 (0.04)	-0.018 (0.03)	-0.017 (0.03)	-0.016 (0.03)	-0.023 (0.03)
$\Delta \ln CIP_{it}$	-0.054* (0.02)			-0.050* (0.02)	-0.049* (0.02)	
$\Delta \ln IA_{it}$		-0.119* (0.05)				-0.114*** (0.07)
$\Delta \ln S_{it}$			-0.109* (0.04)			
$\Delta \ln D_{it-1}$	0.346* (0.07)	0.351* (0.07)	0.339* (0.07)	0.346* (0.07)	0.346* (0.08)	0.351* (0.08)
d_2	0.108* (0.04)	0.123* (0.04)	0.120* (0.04)	0.109* (0.04)	0.109* (0.04)	0.172* (0.04)
$\Delta \ln g_{it} \times d_2$	-0.464** (0.20)	-0.402*** (0.21)	-0.517* (0.20)	-0.203 (0.26)	-0.221 (0.26)	-0.556** (0.28)

(续表)

自变量	(1)	(2)	(3)	(4)	(5)	(6)
$\Delta \ln UP_{it} \times d_2$	0.100 (0.17)	0.331 ** (0.17)	0.035 (0.18)			0.563 * (0.21)
$\Delta \ln pr_{it-1} \times d_2$	0.777 * (0.16)	0.846 * (0.16)	0.780 * (0.17)	1.007 * (0.19)	1.003 * (0.19)	
$\Delta \ln RS_{it-1} \times d_2$	-0.058 (0.08)	-0.047 (0.08)	-0.081 (0.08)	-0.084 (0.09)	-0.087 (0.09)	0.151 (0.09)
$\Delta \ln CIP_{it} \times d_2$	0.158 * (0.05)			0.175 * (0.05)	0.174 * (0.05)	
$\Delta \ln IA_{it} \times d_2$		0.282 ** (0.12)				0.392 * (0.15)
$\Delta \ln S_{it} \times d_2$			0.291 * (0.12)			
$\Delta \ln D_{it-1} \times d_2$	-0.521 * (0.10)	-0.539 * (0.10)	-0.514 * (0.10)	-0.496 * (0.11)	-0.497 * (0.11)	-0.440 * (0.12)
常数项	-0.085 * (0.02)	-0.092 * (0.02)	-0.086 * (0.02)	-0.089 * (0.02)	-0.089 * (0.02)	-0.100 * (0.02)
R^2	0.495	0.488	0.489	0.502	0.502	0.395
Hausman P 值	0.99	0.99	0.98	0.98	0.98	0.99
观察值	357	357	356	318	318	318

注:方程(1)—(3)的 g_{it} =[粮食产量(贸易粮)+库存-调出+调入]/年均人口;方程(4)、(6)的 g_{it} =[粮食产量(贸易粮)/年均人口],并取两年移动平均值;方程(5)的 g_{it} =[粮食产量(原粮)/年均人口],并取两年移动平均值。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第一,本文未发现支持缺粮区偏向理论的证据。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2007)提出缺粮区农民享有仅次于城市居民的粮食获取权,因此缺粮区人口比例越大死亡率越低。本文以农业人口返销粮占粮食产量的比例更加准确地度量了缺粮区人口比例,但分析结果并未支持缺粮区偏向理论。在正常时期,返销粮比例与地区死亡率负相关,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在大饥荒时期,农业返销粮比例与地区死亡率正相关,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表明农业返销粮制度并未有效减轻饥荒,缺粮区偏向理论夸大了经济作物区和传统缺粮区农民的粮食优先获取权。^①

第二,本文发现支持FAD理论的证据。本文发现,如果考虑粮食库存及省际调拨,饥荒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与地区死亡率之间显著负相关,即粮食供应减少的确加剧了人口死亡;在正常时期,人均粮食占有量与地区死亡率之间虽然呈负向关系,但在统计

^① 大饥荒时期农业返销粮不足的证据是,1959—1961年每一农业人口年均返销粮仅为5619斤,低于1954年长江流域水灾年份的63.9斤(根据表1数据来源计算)。考虑“大跃进”时期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和受灾人口大幅增加,缺粮区农民人均返销粮数量将更少。从农业返销粮总量上看,1960—1961粮食年度,农村返销粮仅为362.08亿斤,远低于1957—1958粮食年度的419.66亿斤(杨继绳,2008:第752页)。因此,由于各级政府隐瞒灾情及可调配的粮食数量有限,农业返销粮无法缓解缺粮区农民的饥荒问题。

上并不显著。^①另外,方程(4)、(5)表明,如果仅考虑粮食生产,粮食供给因素对死亡率的作用并不显著。

第三,在正常时期,上期死亡率越高的地区,当期死亡率也越高,这可能反映了诸如医疗卫生条件、人口寿命特征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在大饥荒时期,滞后一期死亡率与当期死亡率存在显著负向关系,表明某地区在遭受严重饥荒之后,其他激进政策可能有所退却,从而导致死亡率下降。^②

第四,城市偏向政策是饥荒的重要成因。Kung and Lin (2003)以农业人口比例和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发现两者均与地区死亡率显著正相关。本文发现粮食征购率显著提高了地区死亡率,但并未发现非农人口比例显著降低地区死亡率的证据。这一结果是容易理解的:粮食高征购目的有三:保证不断增长的非农人口的粮食供应、支持粮油工业发展及出口换汇,粮食高征购与非农人口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粮食征购率指标已经充分捕捉了城市偏向政策的信息,所以非农人口比例变量参数估计值在统计上不显著。方程(6)单独以非农人口比例衡量城市偏向政策,与虚拟变量交互项显著为正,但参数估计值减少,说明城市化只是粮食高征购的目的之一。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农村集体高积累是“大跃进”饥荒的另一重要成因。本文发现,在正常时期,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及普通中学学生数与地区死亡率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但在“大跃进”时期,三变量与地区死亡率则存在显著正向关系。在正常年景,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比重、普通中学学生数反映了农村工农业及社会发展水平,这三个指标越高表明该地区农村社会越发达,地区死亡率则越低。在“大跃进”时期,集体工业、农田水利事业及农村教育事业的迅速增长,并非农村经济发展所致,而是人民公社强制提高集体积累降低农民个人消费的结果。因此,“大跃进”时期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比重及普通中学学生数的增加反而显著提高了地区死亡率,模型结果支持了第三节的理论分析。

根据方程(1)—(3)本文分解了各因素对死亡率的影响。如表4所示,以集体工业产值衡量集体积累,集体高积累、粮食高征购和粮食供应下降三因素分别导致地区死亡率实际增加

^① 如方程(3)、方程(4)所示,排除京、津、沪三直辖市之后,人均粮食占有量变量参数估计值显著性下降,分别为12%、20%。本文认为,这一显著水平仍可以接受。

^② 范子英等(2008)将饥荒在1962年结束归因于达尔文现象。本文滞后一期死亡率变量与累计死亡率变量有所区别。实际上,饥荒的结束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一系列政策的调整,如降低粮食征购率和农村集体提留比例导致农村留粮大幅度增加,解散公共食堂及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例如,1953—1961年,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一直低于非农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在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农业人口人均粮食为177.4公斤/年,非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却高达241.5公斤/年。1962年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为203.65公斤,非农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为201.99公斤,农业人口人均粮食占有量首次超过非农人口,并一直保持这一趋势。关于饥荒结束的原因,见文贯中、刘愿《再论公共食堂退出权在“大跃进”“饥荒中的作用》一文第三节的论述。

7.7%、16.1%、5.3%。以灌溉面积比例衡量集体积累程度时，三因素分别导致地区死亡率实际增加3.3%、17.5%、4.6%。以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衡量集体积累程度，三因素分别导致地区死亡率实际增加8.1%、16.1%、6.0%。从三方方程结果来看，本文结果解释了地区死亡率差异的87.9%、74.2%、91.5%，具有较充分的解释力。

表4 饥荒影响因素分解

变 量	正常时期 A	饥荒时期 B	两时期之差 C=B-A	方程(1) E ₁ (D ₁)	方程(2) E ₂ (D ₂)	方程(3) E ₃ (D ₃)
死亡率	-0.084	0.205	0.290	(87.9)	(74.2)	(91.5)
集体高积累						
集体工业产值	-0.212	0.527	0.739	0.104 (7.7)		
灌溉面积比重	-0.057	0.143	0.201		0.163 (3.3)	
普通中学学生	-0.127	0.316	0.442			0.182 (8.1)
粮食高征购	-0.064	0.143	0.207	0.777 (16.1)	0.846 (17.5)	0.780 (16.1)
粮食供应下降	0.033	-0.082	-0.115	-0.464 (5.3)	-0.402 (4.6)	-0.517 (6.0)
滞后一期死亡率	-0.065	0.143	0.208	-0.175 (-3.6)	-0.188 (-3.9)	-0.175 (-3.6)

注：A为正常时期各变量年均值，B为饥荒时期各变量年均值，C=B-A， $D_1 - D_3$ 为括号前方数字各变量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弹性E，括号内数字为各因素对地区死亡率的影响因子，单位为%，具体计算公式是 $D_i = (C \times E_i) \times 100\%$ ($i = 1, 2, 3$)。

(三)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取以下方法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1)本文尝试以排除京、津、沪三直辖市后的26个省区14年数据为样本进行分析；(2)为了与现有研究结果进行对比，本文还研究了1954—1966年期间包括京津沪和不包括京津沪的面板数据，在变量指标方面直接以两年人均产量移动平均值衡量FAD因素，并分别以非农人口比例和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①(3)本文选择三个区段衡量大饥荒持续时间：1958—1962年、1958—1961年、1959—1961年。

^① 作者2009年8月在内蒙古大学参加“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席会议”时，范子英提出本文可以尝试以两年人均产量移动平均值衡量FAD因素及分别以非农人口比例或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以此检验本文模型的稳健性。

本文模型分析表明：分别以集体工业产值、灌溉面积比重和普通中学在校生人数衡量农村集体积累率的模型结果基本一致；对两组样本(包括三直辖市和排除了三直辖市两组)的分析结果没有显著差异；即使将1953年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模型结果仍未发生变化；以三个区段衡量大饥荒持续时间,模型结果相似，只是模型拟合系数略有不同。^①为了与现有研究结果作比较，方程(4) — (6)分别选取了不同指标测量FAD因素及城市偏向政策。方程(4)、(5)分别以人均粮食产量两年移动平均值度量人均粮食占有量，并在模型中仅以粮食征购率衡量城市偏向政策，发现人均粮食占有量与虚拟变量交互项不显著，表明仅从粮食生产角度考虑，食物供应冲击并未对地区死亡率造成显著影响。方程(6)仅以非农人口比例衡量城市偏向政策，非农人口比例与虚拟变量交互项显著为正，但系数绝对值比粮食征购率与虚拟变量交互项的系数小，表明以粮食征购率指标更能反映城市偏向政策。

为节省篇幅，本文未报告大饥荒其他时间段的回归结果。

概言之，本文模型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上述替换并未改变模型的核心结论：粮食高征购、集体高积累、粮食供应下降是“大跃进”饥荒的主要成因。

四、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除了粮食供应下降和粮食高征购之外，“大跃进”运动时期农村集体高积累是饥荒的又一重要成因，这一研究结果加深了人们对社会主义集权体制下饥荒成因的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为实现超英赶美的目标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国家通过统购统销制度从农村征购超额粮食以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人民公社又通过提高集体提留比例以推动农村地区“大跃进”，在粮食供给冲击下农民个体粮食获取权遭受国家和集体两个层面的强制性侵害，导致人类历史上最为严重的饥荒。

苏联在赶超战略及强制集体化的背景下，粮食产量高估、粮食高征购及将大量农业资源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引发了1931—1933年苏联饥荒。1947年基于相似的原因，饥荒再次肆虐苏联。对中国“大跃进”危机的研究不仅提供了对中国经济体制与绩效关系的洞见，而且提供了一个理解其他中央计划经济体饥荒成因的分析框架(Yang, 2008)。

中国“大跃进”饥荒，并非农民经济权利失败所致，而是在集权体制下农民政治权利缺失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食物获取权取决于资源相对价格及个体资源禀赋状况，分权体制下经济权利的失败并非系统性的。因此，分权体制下的饥荒的覆盖面及持续期相对有限。

^① 为节省篇幅，本文未报告大饥荒其他时间段的回归结果。

集权体制可以发挥动员资源优势,但错误政策将被普遍而有效的强制执行,个体的声音被淹没在高涨的政治运动浪潮中。在一系列集体化运动中,中国农民丧失了个体独立地位,不得不依附于国家和集体,农民政治权利系统性地缺失。最终,赶超战略的错误政策使占人口总量 80% 的农民遭受饥荒,导致上千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附录:数据来源及变量计算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如下:(1)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历史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2)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3)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9—1983)》,1983年;(4)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79)》,1980年;(5)农业部计划局,《农业经济资料手册》,农业出版社,1959年。各变量具体计算程序如下。

1.人均粮食占有量

在现有研究中,Kung and Lin (2003)直接以当年人均粮食产量衡量 FAD, Lin and Yang (2000)、范子英和孟令杰(2006)以两年移动平均数作为考虑库存后的 FAD。因此,现有研究未准确度量地区食物获取量的变化。本文尝试将地区粮食库存量纳入 FAD 之中,即人均粮食=(当年产量+ 上年库存)/ 当年平均人口数量。为保障城市居民粮食供应,我国确立了粮食库存制度,粮食库存数量与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数量成正比。本文以统购统销制度为界分两个阶段估计各地区粮食库存数。薄一波报告了 1951—1952、1952—1953 粮食年度全国和三个直辖市粮食库存数,^①因此可以将全国库存数减三直辖市库存数得其余 26 省区粮食库存总量,再根据其余各省区非农业人口占其非农业人口总量的比重将剩余粮食库存线性分配到各省区。以 I_{iT} 、 I_{it} 表示 i 省 T 粮食年度、t 年年末粮食库存数; UP_{it} 表示 i 省 t 年平均非农业人口数,以 t-1 年年末和 t 年年末平均数表示, i=1、2、3 表示北京、天津、上海, i=4—29 表示其余 26 省区, t=1951、1952。计算公式见公式 1—2。根据公式 1 本文得到其余 26 省区 1951—1952、1952—1953 粮食年度粮食库存量,取两个粮食年度库存量均值作为各地区 1952 年年末粮食库存数。1953 年开始实行统购统销,因此 1953 年之后粮食库存数的计算方法有变化。以 PR_{it} 表示 i 省 t 年粮食征购量, C_{it} 、 R_{it} 分别表示 i 省 t 年粮食调出量、调入量, S_{it} 表示 i 省 t 年粮食销售量, t=1953—1966。粮食产量和库存量是在该年度内平均消费的,计算人均粮食占有量时应该考虑年均而非年末人口量,统购统销后年度粮

^① 薄一波(1997, 第 255—256 页)。粮食年度从上年 7 月 1 日至翌年 6 月 30 日止。

食库存计算见公式(3)。^①因此, i 地区 t 年人均粮食占有量由公式(4)得到, 其中 P_{it} 、 Q_{it} 分别为 i 省 t 年末人口数量和 t 年粮食产量折合贸易粮的数量。^②

$$I_{iT} = (UP_{it} / \sum_4^{29} UP_{it}) \times (\sum_1^{29} I_{iT} - \sum_1^3 I_{iT}) \quad \text{公式 1}$$

$$I_{iT} = (I_{iT-1} + I_{iT}) / 2 \quad \text{公式 2}$$

$$I_{it} = Q_{it} - C_{it} + R_{it} - S_{it} + I_{it-1} \quad \text{公式 3}$$

$$g_{it} = (Q_{it} - C_{it} + R_{it} + I_{it-1}) / [(P_{it-1} + P_{it}) / 2] \quad \text{公式 4}$$

2. 粮食征购率

Kung and Lin (2003)的实证分析利用了 1958—1962 年粮食净征购率作为城市偏向政策的指标之一, 其度量存在一个细节问题。Kung 和 Lin 的粮食收购量和农业返销粮为贸易粮数, 粮食产量是原粮数, 贸易粮折合原粮一般为 120%。因此, 他们计算的粮食净征购率低估了约 20%。为统一口径, 本文利用全国原粮与贸易粮折合率将原粮口径的粮食产量折合成贸易粮, 本文按公式 5 计算 1953—1966 年各地区粮食征购率 pr_{it} 。各地区粮食产量、征购量数据来源于 III。

$$pr_{it} = PR_{it} / Q_{it} \quad \text{公式 5}$$

3. 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比率

灌溉面积数据来源为(2), 其中黑龙江、上海、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宁夏、新疆 8 地区只有 1952 年、1957 年、1962 年、1965 年、1970 年灌溉面积数据, 本文研究期间的其他年份数据缺失, 本文用插值法估计缺失年份数据。本文认为, 灌溉面积与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支持农业生产和事业成正比, 因此以地方财政支农支出为调整因子(湖北、四川、宁夏分别以农业机械动力、基本建设投资、地方财政支出作调整因子)。在正常时期灌溉面积应该随着调整因子增加而提高。以 1952—1957 年期间缺失数据估计为例, 具体调整方法如下:

(1) 求两个时期灌溉面积之差 $\Delta IA_{52-57} = IA_{57} - IA_{52}$; (2) 求出调整因子环比数: $\Delta FE_t = FE_t / FE_{t-1}$, $t=1953-1957$, 并累计 1953—1957 年的 ΔFE 值 $\sum_{53}^{57} \Delta FE_t$; (3) 求出每一年份地方财政支农支出在 1953—1957 年累计增长率中的比重 $\Delta FE / \sum_{53}^{57} FE_t$; (4) 估计缺失年

^① 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湖南、广东、四川 7 省市在个别年份尤其是饥荒年份出现负库存情况, 说明这些地区在粮食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借调外贸粮的方式维持地区粮食供应, 但这些借调的粮食必须在下一年偿还, 因此并不影响本文对 FAD 的测量。

^② 现有研究中的粮食产量均为原粮数, 高估了人均粮食占有量。因为原粮是指收获以后未经加工的粮食, 如小麦、稻谷、玉米、大豆、谷子等, 因此需要统一换算为粮食流通中计算粮食收购、销售、调拨、库存数量时所使用的粮食品类统称的贸易粮。各年度换算比率见农牧渔业部计划司(1983, 第 645 页)。

份灌溉面积 $IA_{53} = IA_{52} + IA_{52-57} \times \Delta FE_t / \sum_{53}^{57} \Delta FE_t$ ，其他年份以此类推。按此方法得到的1957年的估算值与实际值相等，只是将1957年与1952年灌溉面积之差根据调整因子分配到各年。各地区耕地面积数来源于(4)。1958—1966年天津耕地数缺失，本文以估算值代替，估算方法是：当复种系数不变时，耕地面积与农作物播种面积成正比，因此可以根据农作物播种面积增长率推算耕地面积。如果考虑复种系数，则先将农作物播种面积除以全国的复种系数(假定天津和复种系数与全国复种系数变化成正比)，计算农作物播种面积的增长率，以1957年耕地面积为基期，根据1958—1966年农作物播种面积增长率计算缺失年份耕地面积。按这种方法估算的天津耕地数是按照1958年行政区划的数字。

参考文献

- [1] Alsop, J.,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The China Quarterly*, 1962, 11, 21—37.
- [2] Ashton, B., K. Hill, A. Pizza, and R. Zeitz, "Famine in China, 1958—1961",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 10 (4), 613—645.
- [3] Becker, J.,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8.
- [4] Bernstein, T., "Stalinism, Famine, and Chinese Peasants: Grain Procurement 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ory and Society*, 1984, 13 (3), 339—377.
-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6] 曹树基，“1958—1962年四川省人口死亡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第57—67页。
- [7] 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人口的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第14—28页。
- [8] Chang, G., and G. Wen, "Commun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97, 46 (1), 1—34.
- [9] Chang, G., and G. Wen, "Food Availability versus Consumption Efficiency: Causes of the Chinese Famine",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 (2), 157—166.
- [10] Coale, A.,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4.
- [11] Davies, R., and S.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12] 杜润生《当代中国农业合作制(上)》。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
- [13] Eckstein, A. et al.,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The China Quarterly*, 1962, 12, 19—53.
- [14] Edmondson, C., "An Inquiry into the Termination of Soviet Famine Relief Programmes and the Renewal of Grain Export 1922—23", *Soviet Studies*, 1981, 33 (3), 370—385.
- [15] Ellman, M., "The 1947 Soviet Famine and the Entitlement Approach to Famines",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24 (5), 603—630.
- [16] Ellman, M., "The Role of Leadership Perceptions and of Intent i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1—1934", *Europe2Asia Studies*, 2005, 57 (6), 823—841.
- [17] 范子英、孟令杰，“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第104—113页。
- [18] 范子英、孟令杰，“经济作物、食物获取权与饥荒：对森的理论的检验”《经济学(季刊)》，

2007年第6卷第2期,第487—512页。

- [19] 范子英、孟令杰、石慧,“为何1959—1961年大饥荒终结于1962年”《经济学(季刊)》,2008年第8卷第1期,第287—306页。
- [20] 费正清、麦克法夸尔《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 [21] 国家统计局《建国三十年全国农业统计资料(1949—1989)》,1980年。
- [22]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年。
- [23] 国家统计局综合司,《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
- [24] 黄道霞等《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
- [25] Haggard, S., “Let them eat Juche”, *The Economist*, May 8th, 2008.
- [26] Haggard, S, and M. Noland, *Famine in North Korea Redux ? Working Paper Series, WP 08 — 9*, Washington D. C.,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8.
- [27] Johnson, G., “China’s Great Famine: Introductory Remarks”,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2), 103 —109.
- [28] Kung, J., and J. Lin, “The Causes of China’s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3, 52 (1), 51 —73.
- [29]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第1—14页。
- [30] Li, W., and D. Ya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 Anatomy of a Central Planning Disaster”,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5, 113 (4) , 840 —877.
- [31] Lin, J. “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98 (6) 1228 —1252.
- [32] Lin, J., and D. Yang, “On the Cause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the Great Leap Famine”,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 (2), 125 —140.
- [33] Lin, J., and D. Yang,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 — 1961”, *Economic Journal*, 2000, 119 (460) 136 —158.
- [34] 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识别”《中国人口科学》,1987年第1期,第56—63页。
- [35] 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46、64页。
- [36] 蒋正华、李南,“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载《中国人口年鉴(1987年)》。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89年,第94—106页。
- [37] Mallory, W., *China: Land of Famine*.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26.
- [38] 绵阳地区农业局,《四川省绵阳地区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资料汇编(1961—1975)》,1976年10月。
- [39] 农牧渔业部计划司《农业经济资料(1940—1983)》,1983年11月。
- [40] 农业部计划局《农业经济资料手册》。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年。
- [41] O’Grada, C. 2007, “Making Famine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5 (1), 3 —36.
- [42] Ravallion, M. “Famines and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97, 35 (3), 1205 —1242.
- [43] Riskin, C. “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 —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 (2), 111 —124.
- [44] Sen, A., *Poverty and Famine*. Oxford, U. K.: Clarendon Press, 1981.

- [45] Sen, A., "Development: Which Way Now?" *Economic Journal*, 1983, 93 (372), 745—762.
- [46] W. K., *Communist China's Agricultural Calamit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961, 6, 64—75.
- [47] Walker, K., *Food Grain Procurement and Consumption in China*.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48] 新逸、葛玲, "三年困难时期城乡饥荒差异的粮食政策分析", 《中共党史研究》, 2008年第3期, 第83—89页。
- [49] 薛暮桥, "从一年来'大跃进'中吸取经验教训" 《薛暮桥经济论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4年。
- [50] Yang, D.,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51] Yang, 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Famine of 1959—1961: A Survey and Comparison to Soviet Famines",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2008, 50, 1—29.
- [52] Yang, D., and F. Su, "The Politics of Famine and Reform in Rural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 9 (2), 141—156.
- [53] 杨大利, "'大跃进'与当代中国" 《二十一世纪》, 1998年第48期。
- [54] 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香港: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2008年。
- [55] Yao, S, "A Note on the Causal Factors of China's Famine in 1959—196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9, 107 (6), 1365—1369.
- [56] 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简编)》。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82年。
- [57] 周飞舟,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国省级政府对灾荒的反映和救助研究" 《社会学研究》, 2003年第2期, 第54—64页。

Great Leap Forward and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 State, Collective and Peasants in Centralized System

Liu Yuan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China suffered the most severe famine in human history from 1958 to 1961. The causes documented in prior studies include 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communal dining system, urban bias policy, food deficient regions bias policy, political radicalism, inadequate government relief and historical memory on famine. This paper examines whether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of people's commune accompanied by the great leap forward was another important cause of the famine.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data from 1953 to 1966, we find that people's commune drastically raised collective accumulation and thus led to a sharp decline on peasants' individual food consumption. We argue that the loss of peasants' political rights in centralized system is the main contributor of famine frequently occurred in traditional socialism.

JEL Classification I38, N55, Q18

经济史还原与分析过程中的经济学逻辑^①

——近代中国货币金融研究文献选读之管见

张昱 倪坤

摘要: 本文将部分国内主要中文期刊的文献分为货币供求、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币制改革、国际白银流动四类,并从经济学角度对文献做了初步评述。我们发现,国内学界对近代中国的货币和金融制度方面研究成果颇多,币改和白银国际流动的研究较少。到目前为止,国内文献对近代中国货币金融的研究大都以历史过程描述和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朴素分析为主,经济学意义上的逻辑分析和数量分析,以及数据收集和估算工作都相对匮乏。

关键字: 经济史、逻辑与实证、货币需求、金融体系、币制改革

随着 1840 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经济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随之逐渐发生变化。此间分别在晚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金融体系和货币的变革贯穿于整个中国经济体系的变迁,对近现代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有着不可磨灭的深远影响。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内学界关于近代中国货币金融的研究成果颇丰,我们选读了其中的部分大作(文献太多,难免挂一漏万),受益匪浅。仅以拙文向做出贡献的经济史学者们致敬,并对文献中的某些不解之论抒发一孔之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货币的供求和货币形式研究评述

近代中国的货币形式可谓花样繁多,譬如晚清时,同是银锭,成色各有不同,银币银洋更是如此。直到 1933 年的“废两改元”和 1935 年的“法币改革”政策实施后才逐渐正式统一了货币形式,法币改革也是中国的货币史上重要的一页,为日后的信用货币铺平了道路。

汪敬虞(2003)对“同治银币”做了详尽的研究,“同治六年,香港政府自铸银元失败,想替中国铸造一两和小额的新式银币,并代为设计图形几种,如上海一两和中华通宝。但没有被清廷接受。”^②想必这里说的也就是汪先生所说的“同治银币”。汪先生通过同治年间 1866 年香港当局多次向清政府建议使用银币的事件引发出的一系列关于中国币制的思考:“从根子上说,清王朝‘不感兴趣’,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在当时清政府认为,银两制度是祖宗传下来

^① 本文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课题《对 1887~1936 年中国货币量的修正与估算》的中期研究成果,课题编号 CCSC-1302,课题主持人:刘巍。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第 546 页

的制度，对于使用银币的反对声一片。1889年张之洞在广东铸银币上市，“朝廷中与社会上已经看不到有什么反对的意见了。”20世纪以后，清政府在美国的胁迫下正式同意使用银币。整个事件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并不欢迎西方的货币制度，而西方国家主要是想通过将西方的货币制度引进中国来方便自己在中国施行各种经济活动以为自己获利。由此汪先生又引出了一系列的关于中西方的货币制度的思考：1862年英国才同意自己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殖民地——香港——开始使用银元作为其法定的通货单位，“汇丰银行的出现，是独立的香港货币体系最终完成的一个标志。它是众多的以英镑为资本单位的英国在华的汇兑银行中第一个以银元为资本单位的首创者。”由于汇丰一开始就注意到银元制对于中国人的重要性，“它在实行币制上体现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最有效地适应香港这个殖民地的环境，最顺利地展开英国对中国的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从而最迅速地发展和提高自己在香港的经济，特别是金融方面的地位。”汇丰银行在英国支持背景下，“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市场以外，又进一步涉足中国财政和经济命脉的控制。”

最后，汪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清王朝为什么到了形势已刻不容缓，却仍要坚持那一套落后的银两制度呢？真实的原因何在？它的着眼点，其实不是要维护什么过去的祖宗的王法和陵寝，而是要维持活生生的清朝王室赖以生存的赋税。清王朝越是手头拮据，就越是需要在赋税收入上打主意，越要千方百计维护那早已过时、却仍然有利于维持王室收入的银两制度。”我们认为，汪先生的结论缺乏依据，若从币值改革前后全国各地的赋税数额对比中得出结论，则会令人信服，否则，只能是一种揣测。

贺水金（2008）在“学术界尚无专文或专著探讨货币紊乱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民生的影响，更无人论及货币紊乱与构建和谐之关系”的情况下，研究探讨了货币紊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和社会民生的影响，研究颇有深度。贺先生认为，货币紊乱对中国经济有以下几方面的影响：第一，很大程度上延缓了中国货币的近代化进程。第二，繁琐而又复杂的货币兑换程序，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不利于统一、公平、高效的财政税收制度的建立，给晚清政府各级官员之间营私舞弊和中饱私囊予可乘之机。进而，贺先生又总结出货币紊乱对于民生的影响：第一，洋厘行市的存在，给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带来种种不利影响。第二，银价、铜价、物价大幅度变动，使老百姓深受双重通货膨胀之害。

贺先生又梳理了近代中国货币紊乱的特征：1.货币本位不明，主辅币无法辨别。2.传统性货币与近代性货币共同存在和被使用。3.中央和地方政府发行的货币与民间发行的货币并存。4.本国货币与外国货币并存。5.货币流通不同区域之间差别大，各个区域内货币形式繁杂多样。贺先生利用物理学中的能量守恒定律理论来证实近代中国“货币资源高消耗、低发

展”，“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能量守恒定律（energy conservation law）即热力学第一定律，是指在一个封闭（孤立）系统的总能量保持不变。”^①文中的结论是否成立暂且不说，贺先生并未指明近代中国的“总量”和“消耗量”具体是什么。近代中国从1840年被打开国门之后就不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假设国内白银存量为总量，国内白银消耗量无非是货币需求和商品需求，由于近代中国白银流入流出频繁，作为熵公式中的分母总量并非恒定，因此，从“能量守恒”角度来说熵值未定。另外，贺先生在文中提到的“出现了大量的货币鉴定、兑换机构和从业人员，如公估局、钱庄、兑换店、看银师等等”也是人力资源的并非货币资源的熵化过程。至于贺先生后文中所说的因为白银成色不同，存在估价导致的“损失”，这无非是一个白银的价格和价值之间的高低关系，且白银的估价不可能始终低于白银的价值而只存在损失。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高估和低估的价值总有可以冲抵的部分，冲抵后的余额究竟能有多大，尚不可知。因此，难说一定是损失或较大的损失。另外，若贺先生此处如果给出一定的借用熵理论的论证过程，则对读者来说说服力自会更强，否则似嫌牵强。

陈昭和刘巍（2011）利用计量经济史研究方法，首先抽象出近代中国市场的两个前提假设：“商品经济取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并占一定地位；商品化程度变化缓慢，即经济的货币化程度提升的节奏比较稳定。”在此基础上，二位先生以罗斯基的估算数据为基础，以价格模型估算了1887~1909年的狭义货币供给量（M1），刚好与罗斯基的数据衔接后形成了1887~1936年50的M1数据。据观察，目前国内利用此种研究方法不多，经济史学界对于用计量经济学方法估计出历史模型的方法也持怀疑态度。正如陈昭先生所言，传统的经济史研究者在估算近代中国宏观数据时都是“根据史料对个体数据进行加总，得到总体数据。”陈昭先生认为运用传统方法估计数据，需要大量的历史资料，一旦个体资料缺乏，也就不能估计总体数据，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揣测，这是产生争议的原因所在。“只要逻辑推演没有问题，前提假设相符，模型设定与实证结果较好”接受计量经济史研究方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要想研究货币这一金融体系的核心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就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数据说话，所以，此项研究工作对于近代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研究很有价值。

杜恂诚（2009）利用罗斯基估算的近代中国货币供给数据对近代中国的货币化问题做了研究，得出论证结论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中所得出的近代中国的货币化与存款无关的结论是完全没有依据的。用杜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研究结果是惊人的：在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鼎盛期，货币流通量却出现了下降。”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王玉茹教授（2005）在

^① <http://baike.baidu.com/view/17216.htm?fr=aladdin>

对近代中国百年经济周期研究中得出 1914~1936 年经济增长最快。陈昭（2009）利用 HP 滤波方法对罗斯基以及之后自己所估算合成的 1887~1936 年近代中国 50 年的 GDP 数据做了周期分解，将 50 年的经济增长过程划分为 5 个周期，其中 1931~1936 阶段也处于经济发展时期。所以杜恂诚教授所说的“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鼎盛期”在学界亦是有同声相应的。杜先生再度利用数据得出近代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主要靠与存款相联系的金融发展带动的结论。杜先生在文中先用 M2 后用 M0 估算货币化程度，再对比两次估算的结果，形式上毫无问题，但是仔细观察文中数据可以看出，M2 和 M0 并非同一数据来源，有关近代中国货币供求的数据估算成果很多，但是相互之间差异较大，且估算的机制也不一样，我们认为，如果不是同一来源的数据，按照杜先生这种算法有失合理性，对于杜先生所得出的“中国近代经济货币化程度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与存款相联系的金融发展”的结论我们也只能持怀疑的态度。另外，杜先生还借鉴了哥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 FIR”的概念分析得出货币化程度应当是衡量近代中国货币金融市场的主要指标之一，暂且不论结果的合理性，哥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所说的衡量金融市场的指标体系的前提是金融发展稳定，但是 1931~1936 年的中国金融发展似乎并不是很太平，稳定更谈不上，所以我们认为杜先生此处利用哥德史密斯的“金融相关比率 FIR”的概念亦有失合理性。

彭凯翔（2010）利用北京火神会账本中所记录的有关的货币价格数据出发，探讨了近代中国北京的货币流通和使用状况以及当时的价格结构变化，进而延伸至近代中国的货币体系研究。彭先生认为通过对火神会账本以及其他现有的物价工价数据，对通货膨胀中的相对价格变化可以有更准确的认识。另外彭先生结合了当时币制和经济体系的特征，对通货膨胀的经济影响也进行了初步探讨。我们认为，此篇论文颇有窥一斑而知全豹之效。

“要了解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首先必须了解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货币需求，也就是要了解货币需求理论函数”，而“建立近代中国宏观货币需求的理论函数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紊乱，不仅一般的宏观金融理论不完全适用，近代中国的经济数据亦严重缺乏，尤其是战争期间禁止对外公布各项经济统计数据。^①传统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考证和举例，正如吴承明先生所说的“史无定法”，计量经济史研究者如果没有数据，即便研究技术再纯熟，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刘巍（1999）对近代中国（1927~1936）年的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实证考察和估计。论文首先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得以运行的前提假设进行了理论抽象，之后建立了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再用 beta 系数法分析了货币需

^①刘巍：《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0，第 96 页

求函数模型中各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刘巍先生用双对数方程考察了货币需求量对各解释变量的弹性。论文在10年的时段内首次讨论近代中国的货币需求,并首次设计了近代中国经济货币化的问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是,据刘巍先生自己说,由于当时受GDP和利率数据的限制,样本容量过小,不便将结论推广开来。^①刘巍(2004)在所估测的货币需求函数和其中的解释变量的数量关系的引导下,又对1927~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进一步做了理论分析。论文认为,货币供给适度大于货币需求——保持“信用扩张型的温和通货膨胀”是所研究时段中国经济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但刘巍先生认为这一温和的通货膨胀来得太晚,错过了最好时机。据刘巍先生现在的看法,论文中“供求通过价格信号直至经济增长之传导机制的解释存在逻辑问题,论文暗含的大前提是‘需求约束型经济’,即供给没有问题,只要需求强劲就可以保持增长”的说法有失偏颇,按刘巍(2010)“近代中国是供给约束型经济”的研究结论,货币供求影响增长的主传导机制应该是“货币—市场信号—供给”,笔者敬佩刘巍先生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

陈昭(2007)也利用这10年(1927~1936)GDP的连续资料研究了1927~1935年中国货币供给问题。论文基于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认为当时的经济态势属于供给约束型,而且货币制度是金属本位货币制,同时金银自由流动,以货币供给内生的逻辑建立了货币供给理论函数,并用计量方法进行了检验。陈昭先生自己认为,这个研究受样本容量限制,所以得出的货币内生结论尚需讨论。利用较长时间序列的GDP数据,刘巍和郝雁(2008)进一步研究了近代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论文从逻辑上分析了近代中国1910~1935年的货币供给机制并给予实证检验,论文所得结论是,1935年之前中国的货币供给既非外生也非内生,而属“不可控外生变量”。文中对这种货币决定机制的基本含义定义为:对于一国来说,货币量变动的决定因素来自境外,而且政府无力控制,金融部门、实际部门无可奈何,市场信号、货币需求、产量等经济变量均是货币量的函数。论文认为这一结论既暗喻了法币改革的重要意义,也为货币理论增加了新意。货币理论界对货币供给一直都有“内生性”和“外生性”的判断之分——从央行可以间接调控货币量和直接调控货币量角度出发,而对这种“靠天吃饭的不可控外生性货币供给尚未做过系统研究。”

二、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的研究评述

和当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情况相似,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最令人瞩目的经济

^① 近代中国的统计经济数据奇缺,给计量经济史工作者带来很多不便,有时候研究者们需要自己想方设法地估测数据才能进一步进行“深加工”——做数量分析。

事件之一是金融变量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产生的动荡。近代中国的经济数据极度缺乏，更别提全面而又具体的各项金融统计数据，因此对于近代中国的金融研究，主要集中于金融体系与金融制度上，无论是从描述性史学考察还是对逻辑结论的检验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田永秀（1995）认为，中国的股票“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初”，并且集中于上海。论文认为，近代中国股市兴起主要得益于股份制企业在中国的建立、近代中国一部分人有购买股票的资金能力、人们对股票及股票交易的认识。论文又将近代股市的兴起分为三个阶段，初兴时期：1862~1872年；股票交易规模扩大时期：1873~1882年秋；中国首家股票交易所、股票交易规范化时期：1882年秋~1883年冬。论文研究总结得出，近代中国股票交易起源于19世纪60年代初，70年代趋于活跃，1882年达到巅峰。近代中国的股市混乱对近代中国的金融产生了消极影响，股市需要“必要的管理”和“正确的引导”。

我们认为，论文的结论只是从一般逻辑层面的推测，缺乏必要的经验支持，学术价值不是很大。诚然，近代中国早期宏观经济总量数据不足，分析难度较大。但是，用某些替代变量——如出口、批发价格等——做出初步分析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进而，验证股市与宏观经济（或某一层面）走势的关系，也许会对股市究竟是有“消极影响”还是“积极影响”得出自圆其说的判断。

朱荫贵（1998）对近代上海的证券市场三次股票买卖高潮进行了研究，论文认为：影响和制约近代中国早期证券市场的因素有三：一、民间积极与政府消极。民间对于金融体系内的这些并无传统的事物接受较快，对于建立市场经济有着很高的积极性和巨大的能量，关键在于政府如何引导和规范，但由于落后和愚昧，晚清政府既没有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也没有相关的保护政策，所以表现得很不称职。二、外国势力的影响。近代中国早期的证券市场在半殖民地这样一种非正常的社会条件之下进行，外国银行众多，中国银行数量极少，主要担负当时金融市场的资金融通和汇划业务的还是外国银行和旧中国的钱庄和票号，这就注定了最终是由外国银行逐步控制了近代中国的通商口岸和内地的金融市场。而外国银行对于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的强大影响和干预力对于刚发展起来的中国证券市场破坏力不言自明，影响足够致命。三、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中国的“旧式银行”——钱庄的投机行为对当时的金融市场和证券市场的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消极作用明显，因为一旦投机失败，不仅钱庄大量倒闭，也会陷证券行业于灭顶之灾，事实证明，这种消极影响明显存在。

我们认为，既然朱先生已经总结出了影响和制约近代中国股票市场的主要因素，不妨多做数量统计分析，进而验证逻辑是否受到经验支持。由于当时政府的“不称职”，而且当时也没有其他更多更复杂的金融衍生工具，前提假设的抽象和各个解释变量的提取更加方便和真

实。譬如，可以将当时的国民总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将股票总价值作为解释变量之一，加以其他解释变量，分析股市对于当时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有多大，尤其在两次大的股票风潮中多有白银外流，股市引发的金融危机是否对于晚清政府的提前灭亡有所影响以及影响程度有多深等，都可以从数量角度给读者一个大概，这样说服力更强，对于现今的启发意义也更大。

管汉晖(2007)从银本位和竞争性的银行体系来研究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管先生先对比了1932~1936年中国与美、英、法、德四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中国经济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表现要好是不为过的”。论文从贸易条件的改善和信用的扩张两方面阐述了1929年银价下跌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通过对于大萧条期间中国的银本位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出了“与其说是政府政策的成功，还不如说是市场机制的成功”的结论。管汉晖(2008)又对1870~1900年中国的复本位双重汇率制度做了深入研究。论文得出的结论为：一、双重汇率导致对外汇率上升，贸易由顺差变为逆差，同时加重了中国的实际外债和赔款负担。二、铸造铜钱的原料来自于国外，白银对黄金的贬值使得铜钱的原料价格上涨，于是中国的进口价低于内地物价，出口价高于内地物价。三、中国的银铜复本位由于没有固定比价，同时作为货币的两种金属供给弹性相差大，所以不能保持物价稳定。管先生认为，双重汇率制度还使财政收入减少，实际外债和赔款负担加重。我们认为，近代中国呈现较典型的供给约束型经济特征，总供给曲线陡峭，价格弹性弱，贸易条件与贸易收支正相关，银价下跌无法刺激出口和抑制进口，贸易逆差在所难免，归咎于双本位制未免牵强。再者，论文对复本位下银价下跌与外债负担、政府税收之间的关系分析不足，结论未能自圆其说。最后，论文在涉及汇率变动的经济学基本概念和金银铜相对价格基本数量关系分析的环节上，存在瑕疵，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燕红忠(2009)用哥德史密斯的金融统计指标从金融机构发行、非金融机构发行和金融相关比率三层次出发，考察了近代中国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将近50年的金融发展进程，以1920年为界。论文认为，近代中国的金融发展主要在后一阶段，主要得益于新式银行业的大发展和债券以及股票市场的良好运行，体现在哥氏的各项金融指标此期间均有大幅提高。论文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出发点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可能是国内学界初次从金融结构角度审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并同时利用数据给出实证检验的，我们认为，论文的研究结论缺乏新意。在哥德史密斯的研究框架中，反映金融结构的各项统计量都是简单构造的，意在从统计数据中观察到某种规律，使用此法关键在于拥有丰富完整的数据。但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金融统计数据并不完整。纵观全文，燕先生在数据挖掘方面做得工作似嫌不足，如

对三个时点上的金融资产分布概况，只有1936年几个金融分支行业的数据全面，1921年只有只有钱庄、典当和票号的资产总额有数据。另外，论文选择了三个时点作为分析的着力点，而时点之间20多年的数据则以平均值和平均增长率的方法赋值替代，这是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常用的无奈之法，同时也是最不可靠之法。若想利用此法获取想要的预期结果，则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成立：整个考察期宏观经济各领域均处于平稳发展状态中。而这种平稳发展状态是不符合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形的，这样一来，论文所使用的方法以及各项指标的可信度就会降低，据此法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一种参考性意见。

易绵阳（2014）比较了近代中国两种金融监管制度，从20世纪初金融监管制度开始形成到1927年为晚清和北洋军阀政府监管下的金融体系，走的是自由发展性道路；1927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没有任金融市场自由发展，而是采取了政府垄断型管制措施。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引导下，易先生对比了两种不同的金融监管体制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得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金融监管体制更加完善，属于政府主导型，大大减少了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加快了货币的流通速度，使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得以提高，社会有效资源得以增加。论文利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交易费用学说来研究近代中国的金融制度，角度新颖。整篇论文的论证思路为：首先说明交易费用和制度变迁理论的由来和发展，然后说明在清末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市场化金融监管体制下各项交易费用高昂。易先生又从三个点来展开分析，第一，混乱的交易市场导致交易费用高昂；其次，金融同业监管也导致高昂的交易费用；最后，易先生从法定准备金、票据交换所和征信所三例说明晚清和北京政府的管制缺位导致金融市场交易费用高昂。紧接着易先生说明南京国民政府的行政化金融监管利于金融体系运行，因为这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交易费用难以准确测度是新制度经济学迄今也没有解决的理论难题，新制度经济学家通常采取随机举例的定性描述法来说明某种制度所导致的交易费用，我们认为，既然是经济金融学的分析，总离不开数据的佐证，即使此处不能对交易费用进行很好的数据分析，但是并不影响做数据比较分析，用举例法实在难以说明问题症结所在，此篇论文角度新颖，但是此瑜不能掩瑕，如果能结合统计数据再加以逻辑解说会给读者更强的说服力，也会给文章增色不少。

朱荫贵（2003）研究了1927~1937年此抗战前十年时间内钱庄业的发展，论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建立了一个由国家控制的金融体系，如设立中央银行、改组其他主要银行、废两改元以及法币改革等，意在逐步控制全国金融业。朱先生在说明南京政府通过向银行透支借贷以解决财政困难时并未提及到政府向由钱庄改造而成的银行的借贷总额或者直接向保留下来的钱庄的借贷总额，统计数据只有在对比中才能体现出经济问题重点所在，也能体

现出钱庄业当时对于政府来说所起到的作用有多大，可能是朱先生的一个小疏漏。朱荫贵（2008）还深入研究了近代中国的证券场所呈现出的特征，论文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是在中国被西方国家强行打开国门的情形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国的证券市场表现出种种非正常特点：第一、外部环境扭曲。表现在外国在华股票买卖比中国早；中国的证券行业和相关法律发起较晚；中国民间比政府更关心证券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外国证券交易所长期存在于中国。第二、内部运行环境不正常。表现在运行断断续续，投机性强并且发展不够平稳。从证券市场建立以来，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期间，政府债券占据市场主体。第三、与近代中国产业发展关系并不大，未起到为企业融资和配置资源的作用。正如朱先生在摘要中所言，欲对整个近代中国的证券市场作出评价之前，其对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所起的作用分析必不可少，而遍览全文，主要还是在于分析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内外部环境，而对其所起到的作用着墨不多，第四部分论证分析也是以和近代中国企业的关系研究为主，难免给读者厚此薄彼的印象。另外我们多提一点意见，全文的论证分析部分以王宗培的调查数据和记录为主，似乎数据和论据来源过于单一。

宫玉松（1995）对三十年代的中国农村问题进行了研究，论文概述了农村进入金融危机的六个表现：第一、农民负债日益沉重。第二、农村资金外流严重；第三、农村高利贷日益猖獗；第四、农民告贷无门；第五、农村信用萎缩；农村金融组织衰落；第六、银币退出流通，政府滥发纸币掠夺农民资本。论文总结了七个原因：第一、农村经济动摇，农村金融崩溃；第二、农村货币积累能力萎缩，从农业获得利益降低；第三、农业产品价格低于价值，与城镇工业产品形成相反趋势，资金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第四、农产品进入城镇少于工业品进入农村，对城市负债日益严重；第五、农村社会动荡，资金外逃严重；第六、金融机构设置和资金投向偏集城市；第七、美国的白银政策致使白银大量流出农村。归纳了四个后果：第一、农业投入减少，再生产困难；第二、高利贷加速贫困化；第三、购买力低落引发市场危机；第四、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关系恶化。论文认为，农村金融问题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国际国内种种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交互作用的必然产物。论文涉及的经济领域宽、经济层面多，凡做考察必有结论，虽显全面，但根据不足之处也随处可见。比如，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与否，用个案和零散数据是不足以得出结论的。再如，农业投入减少与否，没有全面的统计分析，也无非是一种揣测。总之，若想对论文提出的一系列“表现”、“原因”和“结果”做出逻辑和实证俱佳的分析，没有足够的数据和科学的分析工具是难以实现的。

戴建兵(2012)研究了机制银元产生后到法币改革之前的中国货币体系，戴先生从近代中国货币体系、外国势力的影响以及货币体系对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三个方面探讨了以白银为

核心的货币体系。论文认为，白银将世界经济危机传导至中国，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又引发了经济制度落后。我们认为，戴先生所得结论语气肯定，但是论证过程似嫌粗糙，戴先生并没有给出相关数据对比，亦没有利用相关分析工具给出数据和逻辑分析，如果仅凭文字记录而揣测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似乎并不科学。

杜恂诚（2000）研究了近代中国的两种金融制度——自由市场制度的和政府垄断市场制度。论文认为：自由市场制度下，政府所起的作用小，没有中央银行制度，由于政府控制力弱，国家银行趋于商业化，此时金融市场自发形成、自主发展，在银本位货币制度下，少有滥发纸币的现象，国内外金融市场连为一体；垄断市场制度下，政府起决定性作用，操控性强，由此产生中央银行制度，商业银行由于政府介入多趋于官办化，原先的自由市场受到政府限制、管制和取缔，同时滥发纸币严重，法币不能自由兑换导致国内外市场分裂。论文还从制度推进、产生的制约条件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三个角度深入对比分析了两种金融制度，是有关近代中国的金融制度方面文献少有的佳作。

刘慧宇（1997）研究了近代中国中央银行的诞生，从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和金融中心地位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政府对于中央银行的控制是有益处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央银行需要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从而保证中央银行的职能有效发挥，刘先生从史实出发，说明了建立一个健全的中央银行体制的必要性。

三、币制改革研究以及研究评述

近代中国的货币演进破费周折，起初是晚清政府拒绝使用银币，自张之洞在广东铸币之后才逐渐接纳银币。北洋政府对于货币金融市场持任其发展的态度，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国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状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开始加强对于货币金融市场的掌控，银本位制度虽然使得中国免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危害蔓延，但是在没有强盛的国力支持下，近代中国所历经的“废两改元”以及之后的“法币改革”均是受国际经济金融环境所迫。

仇华飞（2004）总结了币制改革的正面效应：它有利于国内商品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缓解金融危机，同时为促使中国货币走向世界，与国际货币接轨，在国际兑换中占有一席之地打下基础。论文还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中国货币完全独立未必是件好事，特别在新货币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的评价，但是似乎未给出相关解释。经济学研究中的严谨性通常都是“逻辑结论得到经验支持”来体现，但缺乏数据支持，似有说服力不足之嫌。

黄余送和裴平（2006）回顾和梳理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货币现代化进程，对完善我国

当前的货币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论文简介了近代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二位先生总结了此次货币改革的几个影响：第一、实现了货币统一；第二、促进了近代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三、消除了国际市场上贵金属波动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但是，二位先生在论述到世界银价高涨对中国的白银进出口量的影响时，并未给出相应的统计数据。我们认为，既然论文的主题是围绕近代中国的货币改革，必然涉及到货币改革对中国的货币供给量造成的影响，若对从“废两改元”至“法币改革”结束的若干年货币量用数据做一深入分析，似乎更有说服力。众所周知，这一阶段的货币量数据是可以找到的。此外，我们认为，货币改革的效果（影响）也应该用具体的数据来体现，虽然结论可能是正确的，但也不应仅以“促进了”或“实现了”某经济状态这类笼统的词汇蔽之。

郑会欣（1987）总结了实施币制改革的背景：第一、应付美国白银政策的一种对策；第二、国内政治和经济矛盾的加剧，迫使国民政府下决心实施币制改革。论文对历史过程做了比较详尽的描述，也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所说的“讲故事”。但是，既然讲的是经济故事，就应该体现经济学逻辑，而仅凭想象对历史上的经济运行给出朴素的因果关系描述则意义不大。遗憾的是，论文在这方面似嫌功力不足。

刘慧宇（2002）讲述了国民政府货币统一发行的历史过程，论文认为，国民政府用组建国家银行之手段谋求币制统一和发行集中，推进了货币的现代化改革，同时，也造成了法币的滥发。论文没能摆脱传统经济史的主观描述性模式，对某些因果关系的解释多居想象，是个经济学的遗憾。我们认为，论文涉及的货币金融话题，似应以经济学的逻辑和证据阐述事实和证实结论。近代中国并非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经济运行纷繁复杂，肉眼观察加朴素想象往往会遁入歧途。

四、对国际关系与白银流动的研究以及研究评述

学界普遍认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体系变迁主动中隐藏着种种被动，南京国民政府之后所实施的“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均是受国际经济大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

贺水金（2002）探讨了近代中国 1888~1936 年中国金、银国际流动反常规变动的原因，论文认为 1932 年华侨汇款减少不能弥补贸易逆差，是白银在国际银价高涨的情况下大量外流的原因之一；中国政府对外债本息的偿还以及外国在华投资的收缩是导致白银大量流出中国原因之二；汇率变动是近代中国白银大量外流原因之三。我们认为，贺先生所总结出的三个原因均可量化，用一个三元函数关系来解释这种金、银流动的反常规性，再论证自变量（三个原因）到因变量（反常规的金、银国际流动）的传递机制。但是遍览全文，论文开篇极其

强调对近代中国金、银反常规流动探讨的重要性，但后文并未给出任何相关函数关系，若不能或无条件对结论实证，则贺先生所提出的观点也只能是个假说。

赵留彦和隋福民（2011）对大萧条时期美国的经济政策和中国的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逻辑分析和数量分析。论文认为，大萧条后期中国白银大量流出是外生因素——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所起的作用。但是，论文在论证“农产品的价格上升长期落后于工业品”的观点不正确时，采用的是农产品价格与总体价格的涨幅对比，这似乎并不能作为强有力的证据，因为总体价格水平是一个经济社会所有产品的价格平均水平，也包括了占比不小的农产品，如果二位先生能用同时期的工业品价格涨幅似乎更有说服力。同时，论文认为，“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小，欠收应使得农产品价格相对涨幅高于其他商品，然而危机期间的情况是相反的”，二位先生对此未给出任何解释。论文通过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得出通货紧缩的原因在于白银净流出和本币升值，突破了以往研究中分析工具使用方面的限制，无疑是一个亮点。

此外，周子衡（2012）研究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中国货币经济的冲击、戴建兵（2008）研究了传教士对近代中国币制发展和改革的影响、彭凯翔和陈志武（2008）研究了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匡家在（1994）研究了旧中国的证券市场等，不一一评述。

五、结论

有关近代中国的货币金融研究的成果（如报刊杂志和专著等）很多，尚未能一一拜读消化，虽然不能囊括所有，但是笔者选读了大部分中文主要期刊的相关文献。按照笔者对于近代中国货币金融研究成果选读后的分类和统计可以发现，对于近代中国的货币以及金融体系和制度的研究稍多，而对于币制改革以及近代中国与国际关系（比如大萧条以及世界经济危机对于中国币制改革和白银流动的影响）的成果稍显不足。在经济学领域内，任何一个分支的最终走向都应该是收入增长的问题，否则，经济学家的研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对于近代中国货币金融不同角度的研究，除了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货币金融市场的了解更加深入，对于现今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亦起到前车之鉴与后车之师的作用，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对于经济史的研究意义我想大抵也正在于此。然而“史无定法”，对待经济史的研究我们既可以用文字描述记录，也可以用计量方式还原某一历史片段。但是，纵观近现代以来对数据严重缺乏的近代中国经济的考察大都是根据已有的文字记录进行总结，反反复复的总结不仅让

读者们亦觉得“乏味”，而且相关文献并未回答“究竟为何是这种结果”和“其中的机制何在”等问题，国内除了为数不多的计量经济史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对此作出回答并且进行了实证检验之外，总体来说对近代中国的数据的挖掘和估算工作严重不足。而每有一些新的数据被估算出紧接着就会出现一系列新的研究成果，从这一点上来说，现今的经济史研究领域犹如一片“久旱的庄稼田”，只等数据这一“甘霖”降下方可指望丰收。在此方面做出一定成果的如美国学者 Thomas. G. Rawski (1989) 对 1910~1936 年中国货币量数据的估算、巫宝三、刘大中、叶孔嘉等学者关于 1933 年中国国民所得的研究、王玉茹 (1997) 对近代中国价格指数的研究和整理、刘巍和陈昭 (2012) 对近代中国 50 年 GDP 的估算等，都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数据资源。此处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对于近代中国的 GDP 估算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对经济数量和经济质量的研究都是离不开 GDP 这一变量和统计量的。比如，近代中国的经济周期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货币需求问题、进口问题、货币化问题、商品化问题、投资率问题、固定资本的存量与增量问题等等，离开 GDP 都是无法研究的。”^①

笔者冒昧点评众多前辈的研究成果以及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现状，除了表达对于诸多前辈的敬仰，更是呼吁学界意识到计量经济史的重要性。我们从数据和数量模型中可以发现很多从文字记录中发现不了的规律，利用计量方法分析历史事件的逻辑机制和因果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解读历史经济运行中的逻辑，更对我们当下对经济学理论的参悟及经济政策制定起到很有价值的参考性作用。

参考文献：

- [1]埃里克·弗鲁博顿、鲁道夫·芮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分析范式》，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 [2]陈昭：《中国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函数与计量检验(1927~1935)》，《中国经济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
- [3]陈昭、刘巍：《经济一体化亚洲：近代中国经济周期的从属性》，《财经研究》2009 年第 5 期。
- [4]陈昭、刘巍：《对 1887~1909 年中国狭义货币供应量 M1 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 年第 4 期。
- [5]陈争平：《近代中国货币、物价与 GDP 估算》，《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 年第 3 期。
- [6]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 [7]戴建兵、陈晓荣：《传教士与中国货币》，《江苏钱币》2008 年第 2 期。
- [8]戴建兵：《中国近代的白银核心型货币体系（1890~1935）》，《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9 期。
- [9]杜恂诚：《中国近代两种金融制度的比较》，《中国社会科学》2000 年第 2 期。

^①刘巍：《近代中国 GDP 估算理念、方法与功用——答杜恂诚和李晋的质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4 年第 4 期。

- [10]杜恂诚:《货币、货币化与萧条时期的货币供给——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走出困局回顾》,《财经研究》2009年第3期。
- [11]宫玉松:《三十年代农村金融危机述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
- [12]管汉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的中国宏观经济》,《经济研究》2007年第2期。
- [13]管汉晖:《浮动本位兑换、双重汇率与中国经济:1870~1900》,《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 [14]贺水金:《论中国近代金银的国际流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 [15]贺水金:《不和谐音:货币紊乱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民生》,《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 [16]黄余送、裴平:《民国政府的货币改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
- [17]匡家在:《旧中国证券市场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
- [18]刘巍、徐颖:《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与计量模型初探(1927~1936)》,《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
- [19]刘巍:《经济发展中的货币需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 [20]刘巍:《中国的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1927~1936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 [21]刘巍、郝雁:《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
- [22]刘巍、郝雁:《一种有害的货币供给机制:不可控外生性》,《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 [23]刘巍:《储蓄不足与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近代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前提研究》,《财经研究》2010年第2期。
- [24]刘巍、陈昭:《对近代中国50年GDP的估算(1887~1936)》,《经济研究》网站2010年10月(<http://www.erj.cn/cn/lwInfo.aspx?m=20100921113738390893&n=20101015153659860998>)
- [25]刘巍、陈昭:《中国货币供给机制研究:历史、逻辑与实证(1910~1935)》,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
- [26]刘巍:《经济运行史的解释与经济学理论的检验——1996年以来中国近代计量经济史研究评述》,《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1期。
- [27]刘巍:《近代中国GDP估算理念、方法与功用——答杜恂诚和李晋的质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 [28]刘慧宇:《近代中国中央银行体制演变刍议》,《民国档案》1997年第1期。
- [29]刘慧宇:《中央银行与国民政府货币现代化改革》,《民国档案》2002年第1期。
- [30]雷蒙德.W.哥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 [31]彭凯翔、陈志武、袁为鹏:《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基于民间文书的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
- [32]彭凯翔:《近代北京货币行用与价格变化管窥——兼读火神会账本(1835~192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3期。
- [3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
- [34]仇华飞:《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与中美金银交换》,《学术研究》2004年第8期。
- [35]田永秀:《1862~1883年中国的股票市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 [36]吴承明:《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经济研究》1995年第4期。
- [37]汪敬虞:《“同治银币”的历史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
- [38]王玉茹:《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中长周期波动》,《经济学(季刊)》2005年第4卷第2期。
- [39]燕红忠:《近代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研究》,《经济研究》2009年第5期。

- [40]燕红忠:《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1600~1949)——基于经济运行与经济近代化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年。
- [41]易绵阳:《近代中国两种金融监管制度的比较:基于交易费用视角的研究》,《财经研究》2014年第1期。
- [42]郑会欣:《一九三五年币制改革的动因及其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
- [43]赵留彦、隋福民:《美国白银政策与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
- [44]朱荫贵:《近代上海证券市场上股票买卖的三次高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
- [45]朱荫贵:《抗战前钱庄业的衰落与南京国民政府》,《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
- [46]朱荫贵:《试论近代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经济研究》2008年第3期。
- [47]周子衡:《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中国货币经济的冲击——1933~1948年中国货币经济的现代转型、失败及其遗产》,《金融评论》2012年第4期。

Economic history's restoring and economic logic in the course of
economic analyzing: a little insight from selected readings about
modern China'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research from main Chinese
periodical literatures

Zhang Yu Ni K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divides some of main Chinese periodical literatures into four aspects: currency supply and dem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monetary reform and international silver flows. We also make a preliminary review of literature from the angle of economics. We found that there were quite more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Chines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 than on monetary reform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lver flows in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s. So far, the domestic literatures on the research of modern Chinese currency and finance are mainly through the ways of history process description and simple analysis of the event causality. But logical analysis, quantity analysis in the sense of economics or data statistics and estimation are relatively scarce.

Keywords: economic history, logic and empirical, money demand, financial system, monetary reform

作者简介:

1.张昱(1971-),女,湖南株洲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州国际商贸中心重点研究基地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领域: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史。

电子邮箱: wendy71@126.com

联系电话: 13922256242

2.倪坤(1989-),男,安徽六安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计量经济史研究生。

通信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岛广州大学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

电子邮箱: 2854959069@qq.com

联系电话: 18819477027

近代中国国际贸易研究重要文献评述

魏悦 经孝芳

内容提要：本文评述了1986~2013年研究近代中国国际贸易问题若干篇主要文献，这些文献在分析中国近代国际贸易的状况、解释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和评价对外贸易政策的作用等方面所做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本文认为，采用“前提假设-逻辑推理-实证检验”研究范式的文献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些仅仅使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史的文献存在较大的问题。第一，难以在经济学逻辑层面展开分析，大都是仅凭作者个人的感觉得出结论，学理价值不大。第二，有时套用经济学的一些概念，但对理论框架的逻辑和推理方法一知半解，往往出现“两层皮”现象。第三，实证大都采用不甚可靠的举例法，况且，作为例证的史料也不丰富，难以涵盖大部分同类现象。采用这种实证方法时，依据几条例证得出的结论完全可以被几条相反的例证推翻，无谓的“学术争论”就不可避免。

关键词：进出口 对外贸易 贸易条件 贸易结构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融入了世界市场中，从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的瓦解到商品经济的兴起，中国的对外贸易逐渐兴盛起来。中国经济史学界研究近代国际贸易的文献颇丰，不仅范围广，而且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限于篇幅，本文仅对一些重要文献做简单的评述，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本文对重要文献的评述基于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范式，即“前提假设—逻辑推理—实证检验”。前提假设是研究任何经济学必不可少的大前提。因为任何一个经济学理论都是对特定期市场经济下同类经济现象的逻辑规律的抽象。若脱离了一定条件，可能某个经济学理论就不适用了。在前提假设与历史经济状态一致或贴近时，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一般可以出较为正确的结论。如果抽象出的前提假设和已有的相关经济理论之前提假设一致，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该理论框架；如果相悖，就不能套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实证检验，即用数据检验逻辑推理的结论是否可靠。若能通过检验，称为结论被证实；若未能通过检验，则必有某一分析环节出了问题，需重新做分析。我们认为，这个研究范式是严谨的，其逻辑结论是颇具说服力的。

一、贸易结构研究评述

陈争平(1997)根据各年海关关册等统计资料,按照商品的类别,分析了1895~1930年的中外贸易。论文的5个数据表给出了这一时期中国主要进口商品量(值)及其占比的变化和主要出口商品量及其占比的变化,以及进口商品分类的比重(生产消费)、出口商品分类比重。作者发现中国进出口的结构虽发生了一定变化,但是进口以直接消费资料为主,出口以农产品及手工制品、半制成品为主的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根据MP值比较低说明,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半殖民地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帝国主义推销制成品和榨取原料的场所。论文的突出特点是,使用大量的数据说明该时期中国的进出口结构的变化。但是,得出的结论似乎又缺乏逻辑和实证的支撑。我们认为,1895年之后,中国进出口呈现了比较典型的“自由贸易”特征,中国虽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处于国际劣势地位,但进出口却是中国商界的自主行为,是趋利的理性选择,帝国主义列强也是无法强迫的。论文从数据中得出的近代中国进出口格局特点应该是反映了自由贸易对弱势国家的不利,暗示着德国学者和美国学者的贸易保护逻辑更适于弱国经济发展。我们不揣冒昧,若论文朝着这一方向深入研究似乎更有价值。

吴柏均(1988)研究了中国近代粮食进口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了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经济等因素对粮食进口贸易所产生的程度不同和方式不一的影响。论文认为,一战以前外粮进口的主要因素是国内经济发展中经济结构变化引起的粮食供求不平衡,一战以后随着国际市场粮食供求关系的变化,各粮食输出国出于倾销和盈利的双重目的,向没有贸易保护的中国大量出口。因此,此时影响中国粮食进口贸易并决定其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国际粮食供求态势及主要粮食输出国的经济局势。此外,中国粮食经济受封建经济结构的束缚,其实力和行为不能抵制外粮的倾销,成为导致中国粮食进口贸易发生和发展的基因。

论文分析了近代中国的粮食供求态势这一前提,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中国近代粮食进出口贸易的因素。纵观全文,我们觉得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在逻辑分析尚嫌不充分时,就匆忙对价格与进口量进行了OLS回归,从而认定了上述结论。一般来说,不论用经典最小二乘法还是用中高级计量方法做实证,一定应该是对某种逻辑的实证,而这逻辑一定是推理的结果,一般表现为具备特定前提假设的理论函数。众所周知,在国际贸易学理论中,进口有两个经典的影响因素:一是国民收入变量,二是价格或汇率变量。也就是说,进口至少是两个因素(变量)的函数,缺少重要影响因素的模型是有风险的。论文所做的几个模型均未给出各项检验指标,从作者给出的变量相关系数上判断,可绝系数应该大都在0.7以下,甚至更低。这说明,模型漏掉了重要的解释变量,因此,可以说论文的数量分析结果证实其结论的能力似嫌不足。

袁欣(1996)通过对1913~1936年中国对外贸易的考察,分析了工业化过程中“进口替代”的发展。论文认为,近代中国工业“进口替代”有三个特点:第一,被动性向主动性的转化。第二,局部性向总体性的扩延。第三,初级化向高级化的进展。该文章的切入点比较新颖,根据近代中国进出口商品的净值得出与中国工业“进口替代”关系最密切的项目是棉制品、棉花和棉纱。众所周知,二战之后出现的“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都是国家主导的贸易政策,而不是市场自发的经济活动。然而,论文对近代中国“进口替代”现象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相对薄弱,有学理价值不足的遗憾。

袁欣(2005)对近代中国茶叶的出口状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结论是中国茶叶出口的价格指数、贸易条件指数、比较优势指数、延伸比较优势指数都呈下降趋势。同时,中国茶叶在世界茶叶中所占的比重在下降,中国茶在英国、美国茶叶市场上的占比在下降。作者最后还分析了中国茶叶的衰弱影响因素:外部遭遇的歧视性政策因素和内部产业组织形式的原始与落后。论文用大量数据分析了价格指数、贸易条件指数、比较优势指数、延伸比较优势指数等,但在对中国茶叶衰弱原因的分析时,并未对影响因素做出相应的证实分析,这样的简单处理与论文题目中的“数量分析”似乎不甚相符。

仲伟民(2008)分析了19世纪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因为这两种商品的贸易都对清政府财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论文认为,茶叶出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鸦片贸易的发展则加重了中国19世纪的危机。我们觉得,论文缺乏必要的经济学逻辑分析和统计分析,说服力不强。

汪敬虞(2001)对中国生丝贸易的变迁做了历史叙述,概括了中国近代缫丝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比较完整的历史背景。然后,论文选取两个早期建立但经历不同的缫丝厂——上海公和永丝厂和广东继昌隆丝厂,比较深入地研究他们各自的特点和兴衰,试图证明其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充分发展的历史命运。众所周知,“有所发展但不能充分发展”是中国老一代经济史工作者对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命运的共识,但从未有学者充分阐述和论证过在近代中国大环境下“充分发展”的经济学涵义,以及这种想象中的“充分发展”是否以欧美列强国家做参照系。显然,这样的定性结论既定义模糊,又依据不足。

陶德臣(1995)研究了近代中国外销茶的流通环节,发现与内销茶相比,外销茶更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特点是中间环节多。文章从以下四个方面介绍了近代中国外销茶的流通环节:茶叶种植者、毛茶制造者——茶农;毛茶收购、精制出售商——以洋庄为中心;以介绍生意、取佣金为基本特征的茶栈;收购成品茶运销国外的洋行。论文的价值在于,弄清中国近代茶叶生产与外销的诸多环节,学界的后来研究者可以从实务角度对茶叶贸易更加熟悉。但是,

从论文的结论来看,半殖民地性质的贸易之定性似嫌牵强,作者也没有准确定义这种贸易性质。

魏娅娅(1989)论述了中国近代植物油出口贸易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论文认为,中国近代植物油出口贸易对植物油生产的促进作用、对植物油流通的促进作用等,都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促进作用。论文使用传统史学方法,描述了植物油出口的状况,几乎没有对数据做任何分析,便断定植物油出口对近代中国经济有促进作用。正如已故著名经济史学家、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刘佛丁先生所说:“在没有搞清楚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真实状况、特别是没有起码的统计分析之前,即做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判断,然后匆忙转入原因的分析,这正是我国传统经济史,乃至整个历史研究的重大缺陷之一。”^①

近年来有关茶叶出口衰退期的研究渐渐受到关注,陈慈玉、秦惟人、汪敬虞、朱自振、林齐模等学者在茶叶出口状况、国际竞争、衰退原因、生产现代化等方面做了相关研究。但是,对于19世纪末中国茶叶贸易衰退后,为挽回茶叶出口颓势所被迫采取的一些补救措施却并未涉及太多:可能是由于这些挽救活动最终并未能根本改变中国茶叶出口状况,或因为史料局限等原因。王力(2005)试图以此为着眼点,就清末茶叶对外贸易衰退后的挽救活动展开论述。论文认为,中国茶叶出口的衰退对清政府、茶商、茶农都造成了损害。为此,各方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试图挽回已经衰退的茶叶贸易。其中包括引进制茶机器,控制伪劣茶叶出口,吸收和普及茶叶生产知识,拓展茶叶销路,减轻茶叶关税等举措。该文如果使用海关数据分析制茶机器的引进数量的变化和采取相应措施之后贸易额数据的变化等方法来说明这些措施到底有没有效果,可能会更有学术价值。

姜修宪(2008)以海关贸易报告和英国领事商务报告为基本史料,对福州近代茶叶对外贸易的相关史实进行了梳理,从制度变迁的新视角探讨近代中国茶叶贸易的衰落缘由。以往学界大多数学者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茶叶质量的下降使华茶逐渐失去了固有的国际市场,并被印度、日本、锡兰等国茶叶排挤而最终衰败;另一种观点认为洋商对华商和中国茶市的操纵才是导致华茶贸易衰退的根本原因。论文认为,前一种观点没有回答质量何以下降的问题,后一观点也并不完全是历史的真实面相。茶叶生产和贸易中的制度失衡才是导致茶叶贸易衰落的内因,其它方面只是作为外部因素在起作用,茶叶贸易的兴衰应该从制度变迁方面去寻找。

^①刘佛丁、王玉茹、于建玮:《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第17页。

首先,论文用近代福建茶叶贸易的史料来说明19世纪90年代以前洋商并没有控制中国的茶市,以点带面,解释力不强,福建的情况未必能代表全国近代茶叶的贸易情况。其次,论文仅举几例说明公会组织的作用,证据不足。最后,在缺乏令人信服的制度变迁路径分析时,就认定存在着“从制度变迁到茶叶贸易变化”的传递机制,认定茶叶贸易衰落是因为政府和茶商同业组织都没能够建立新的制度均衡,这样的结论显然不够严谨。

杨原(2009)从北京地毯的外销状况、出口方式、出口对地毯业的影响以及影响出口的因素几个方面对近代北京地毯的外贸出口问题进行了探讨。论文应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及一些数据,详细地讲述了20世纪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的北京地毯的对外贸易情况。论文基本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对了解该行业的外贸实务有史料价值。

二、贸易条件与贸易政策研究评述

李一文,王仁才(2000)依据贸易条件理论重点讨论了1902~1936年中美贸易的主要商品的综合贸易条件问题,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条件虽然并不完全有利于中国,但也未见明显恶化;甚至在1920年以后直至1936年,中国的贸易条件呈逐步改善的趋势。这与中国同期对外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事实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其贸易条件并非完全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论文认为,1920~1936年期间中美贸易条件改善的原因是中美贸易和中英、中日贸易的贸易性质不同,先且不论性质是否不同,作者在文中也未论证“性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机制,其这种结论令人费解。

袁欣(2009)认为,从近代中国的综合贸易条件指数整体下降趋势看,中国在对外进行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相对经济利益是不断下降的。贸易条件的变动受汇率和国际价格水平的影响非常小,与国内价格水平也无明显关系。贸易条件的变动主要是由贸易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茶叶和生丝等农产品贸易的衰弱是造成贸易条件下降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关于近代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不等价交换问题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定性描述层面上,缺乏严谨的量化分析。袁欣的贡献在于,在对近代中国贸易条件趋势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探究了影响贸易条件变动的因素,分析了贸易条件变动与农产品贸易衰弱之间的内在关系。但是,论文只是在出口结构方面解释了近代中国贸易条件的恶化,没有分析进口变化对贸易条件恶化的影响,这大概是论文的一个缺憾。

袁欣(2011)用综合贸易条件指数和个别贸易条件指数研究了1921~1936年的中国贸易条件,得到结论是,在此期间中国对外贸易的综合贸易条件与世界总体的趋势是一致的,中国没有在对外贸易过程中获得太多的比国际平均水平更大的贸易利益,但也决没有在此过程

中损失超过国际平均水平的贸易利益。出口商品中茶叶、生丝、蛋类的贸易条件在下降,桐油、豆类、棉纱、棉布的贸易条件在上升;进口商品中棉纱、棉布的贸易条件在下降,糖类、粮米、煤油的贸易条件在上升。论文若能结合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态势做进一步的逻辑分析和实证分析,相信会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

周建明(2006)通过对1920~1936年中德贸易中主要进出口商品的价格指数及其变动的量化分析,对中德贸易的综合贸易条件,出口个别贸易条件和进口个别贸易条件分别进行细致的统计和计算。得到的结论是中德贸易个别贸易条件中,出口贸易条件有利于中国的成份居多,而进口贸易条件却在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面发展。两相比较,出口贸易条件指数上升的速度要快于进口贸易条件指数下降的速度,就综合贸易条件而言,还是对中国有利的因素要多一些。论文应用经济学原理和相关数据分析了该时期中德贸易条件,有很好的学术价值。

陈晋文(2009)对北京政府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进行了研究,分析了1913~1926年对外贸易的基本特点和进出口商品结构,并对该时期对外贸易与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论文认为,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取得了近代化的进步,但总体而言,由于内外的压力,中国对外贸易半边缘的基本性质没有改变。论文改变了以往对北京政府时期的经济基本全盘否定的看法,通过研究证明,北京政府采取的一些有利的措施扭转了晚清以来的不利局面。

徐进功(2001)对1927~1937年的政策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特点进行了探讨。论文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使得进出口额有所增大,商品结构也发生变化,并呈现出一些特点,但对外贸易的半殖民地性并没有改变。受研究方法限制,论文没有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例如,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政策对这一时期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用传统史学方法是难以考量的。

孙玉琴(2004)认为,制度创新是近代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形成的主要原因。制度的创新对经济的发展、贸易发展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好的制度的创立、实施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贸易水平的提高。我们认为,虽然论文首先阐述了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贸易增长的理论机制,但是,从全文来看,在论证过程中并未分析上海国际贸易方面的制度创新机制、制度需求与供给的逻辑过程,新制度经济学原理与论文叙述的史实之间存在着“两层皮”的问题。所以,制度创新与上海贸易中心地位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未得到合理的论证。

三、进出口研究评述

陈争平(1994)认为,由于存在鸦片等毒品走私、军火走私、一般商品走私,还有一些边境贸易并没有被计算到出口额中,所以,中国近代的出口额可能被低估了。论文参考了多方面的资料,比较了各家所用方法,对其中合理的加以推广,对其中不足之处加以修正、补充,对1895~193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值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修正,以期有助于进一步开展这一时期中外经济关系史的研究。

吴松弟和伍伶飞(2013)认为,杨端六和侯厚培著《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和Hsiao Liang-lin(萧亮林)的《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这两部著作是目前可靠性较高的海关贸易统计摘编,但二者在数据计算、引用、表述和整理方法上都有一些错误或不当之处,这些问题在其他基于海关贸易数据的摘编和应用研究中也有出现,并反映出海关原始数据本身的一些问题。经过对比,作者发现这两种摘编数据之间存在差异,二者与作为它们来源的旧海关贸易报告的原始数据之间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有的因摘编的统计时间跨度、货币单位或数字的精确度不一样所造成,也有的因摘编者的表述模糊或疏漏以及使用方法的不同所造成。同时,海关贸易数据本身也存在问题,一方面是计算错误。另一方面,由于统计范围、统计方法的限制,一定时期(特别是1904年以前)的海关数据本身没有准确反映真实的进出口状况。论文指出了数据的直接错误、引用不当、表述模糊、方法存疑等问题,有待进一步修正。历史数据的补充和修正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论文指出的问题很有学术价值。

郝雁(2009)利用近代中国1870~1936年的年度数据,对银汇汇率和外国收入水平的变动对近代中国出口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银汇汇率和外国收入水平的变动与近代出口贸易变动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在间接标价法下,银汇汇率与近代中国的出口贸易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外国收入水平变动与近代中国出口贸易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并且出口贸易的收入弹性大于汇率弹性,系数表明外国收入水平对出口贸易的拉动大于银汇汇率贬值对出口贸易的拉动。郝雁论文的前提假设、模型设置都无可挑剔,数据分析过程中单整、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都很好,回归模型整合度高,各项检验指标都很显著,对数据的分析解释也基本到位。我们认为,数量分析中存在着一个不大的问题:用解释变量系数比较解释变量重要性。我们知道,双对数模型中解释变量的系数作为弹性值,仅说明变量的敏感性,如果比较各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就应该使用beta系数分析方法。

张乃丽(2012)利用著名学者估算的商品量数据、GDP数据和狭义货币量M1数据,估算了1887~1936年中国经济商品化程度时间序列数据,从国际贸易角度对中国经济商品化的影响因素做了经典的回归分析。从数量模型的数据指标来看,在1887~1936年的50年中,

国际贸易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中国经济商品化进程。数量关系显示,贸易差额每变动1%,中国经济商品化程度就同向变动6.21%,贸易条件每变动1%,中国经济商品化程度就同向变动8.67%。从论文中看到,回归模型的可决系数为0.67,虽然能够保证模型的解释能力,但仍属拟合优度不高的模型。可决系数较低说明模型中可能漏掉了较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但由于近代中国长时间序列数据的缺乏,目前难以证实这个重要变量,只能寄希望于今后学界估算出更多的时间序列数据时再做进一步研究。

类向哲(1994)对民初中国对日贸易与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表明,在贸易地区结构方面,中国处于世界贸易的落后地域——亚洲,受到列强尤其是英国对华贸易制约;在贸易商品结构方面,其基本内容是从国外输入机制成品,对外输出原料初级产品。在当时种种非经济因素制约下,中国是不可能建立完整、合理的对外贸易结构以及近代产业结构的。我们认为,论文的分析方法上存在一定问题。如果论文从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结构与产业结构互动的作用机理出发,则应建立VAR模型或者联立方程模型。如果建立一般函数,从逻辑角度判断,应该是多元函数。然后,以时段内全部时点上的数据证实或者证伪先前判断的逻辑机理。即使仅仅使用统计数据来分析,也绝不应该是两个时点之间的比较,而应该是趋势分析。

袁欣(2005)研究了近代中国贸易对消费结构的影响。论文首先总结了近代中国消费结构的研究状况,指出了其中一些错误的观点,认为探讨对外贸易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不应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上。该文分别从食品、衣着、燃料灯火三个方面展开微观分析,探讨了对外贸易对其产生的影响。我们认为,论文的数据似嫌不足,若在食品、衣着、燃料灯火等三个方面上增加进口的数据,并做相应的讨论,大概会使分析更饱满,更具有说服力。

陈晋文(2007)以1930~1936年的对外贸易为考察对象,提出了贸易的“平稳发展阶段”、“艰难发展阶段”和“恢复好转阶段”等概念,并详细分析了各阶段形成的原因以及抗战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特点。朱秀琴(1993)研究了近代中外贸易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研究发现,尽管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但它对中国近代化的积极影响和促进作用也是客观存在的。姚贤镐(1987)研究了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文章从六个方面详细的阐述了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列举大量数据,视野恢宏。连浩鏊(1990)探讨了1875~1911年广州、汕头的贸易活动及其对广东农村社会经济正反两方面的影响。连心豪(1996)研究了近代以来潮汕地区的走私问题,认为中国近代走私已经不是单纯谋取暴利的经济行为,而是具有复杂政治背景的严重社会问题。考其原因,既受半殖民地社会国家领土、行政、司法主权不完整的外来因素所困扰,又为半封建

社会政权反动腐朽的内在本质所制约。郭绵超,郭凤辉(2003)对近代华北的对外贸易特征做了分析,认为近代华北的对外贸易在全国外贸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虽然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说比较落后。李宁(2008)利用海关资料对镇江的贸易地位做了分析,论文认为,镇江贸易地位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贸易商品结构之单一和重复,与周边埠口发生之贸易关系中的辐射效应远弱于回流效应,自身出产贸易产品数量少,厘金制度之束缚及航运三联单之限制。张晓辉(2009)研究了近代广州的建设发展与对外贸易与之间的关系,论文认为,外贸与广州市场开放、近代化生产、城市建设、市民生活等均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洋行既控制了广州的外贸,对当地建设亦有推动。舶来品虽冲击了传统市场,但与国货生产并未脱离竞合的关系,并引领了市民的生活时尚。

我们认为,上述几篇文献都在史实描述或数据列举方面下了较大的功夫,但受研究方法的限制,缺乏必要的逻辑分析和统计分析,结论的信度和文献的学理价值不免受到一定的影响。

刘巍(2004)利用1905~1936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分析论证了近代中国的银价、汇率和进出口之间的数量关系。数量分析结果表明:近代中国的国币汇率是由世界市场的银价决定的,汇率对近代中国的进出口也是有影响的,数量分析的结果说明,近代中国的进出口不只是受汇率一个变量的影响,近代中国和世界的GDP、进出口价格指数与汇率同时影响进出口。论文认为,经济史家应在统计分析的基础上做出有关的结论,而不应该用简单的举例法来随意点评经济运行中客观存在的统计规律。论文的前提假设、模型设置都无可挑剔,数据分析过程中回归模型整合度高,各项检验指标都很显著,对数据的分析解释也很到位。

管汉晖(2008)在郑友揆(1991)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货币理论的新进展和新的历史资料,研究了1870年到1900年双重汇率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影响,以金银复本位为参照探讨中国银铜复本位制度的内在缺陷。中国银铜复本位两种本位货币的兑换比价是浮动的,由此造成了对外是金银汇率,对内是银铜(钱)汇率的双重汇率。双重汇率导致了汇率贬值时贸易却由顺差变为逆差,实际外债和赔款的增加加重了财政负担,制钱成本上升带来的物价上涨又加剧了中下层民众的贫困化。

刘巍(2013)通过对1870~1900年中国经济的总供求态势、银铜复本位制和日本的同时期经验的分析,对管汉晖的结论提出了商榷意见。刘巍认为,管文(2008)使用的概念和逻辑存在一定问题。首先,银币和铜钱是近代中国银铜复本位时期国内的两种本位币,管文将银钱比价视为一种汇率,多有不妥。文中使用标价法不明的“汇率升值”和“汇率贬值”概念来描述金银比价和银钱比价的变动,造成了概念混乱。这样的表述方法不仅对读者理解两种本位

币相对价格变动趋势造成了一定干扰,而且也干扰了作者自己的思路。如“1870~1900年间,世界银价下跌了55%左右,铜钱对银两的相对价格反而上升了34%。由于双重汇率的作用,白银对外汇率贬值,对内汇率升值”。如果似管文所言,将银币与外国金币的比价、银币与铜制钱的比价都视为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其结论只能是白银对外贬值,对内也贬值,无论如何也得不出“对外汇率贬值,对内汇率升值”的结论。其次,管文并未考虑到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态势——供给约束型经济。在供给约束型经济中的近代中国,马勒条件不成立,本币贬值不能改善贸易收支,贸易收支的改善依赖贸易条件的改善。而管文却把本币贬值时贸易顺差变为贸易逆差归因于双重汇率制度,诚然,“双重汇率”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却不是主要的原因。最后,没有充分证据证明19世纪最后30年中国物价变动是铜币升值造成的,“双重汇率”导致了底层民众贫困化这一说法证据不足。

陈争平(1994)研究了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发展趋势及主要特征。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被迫对外支付空前巨额的战争赔款,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对华贸易额等都成倍增长,国际收支内容的变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比以往更大的影响。论文总结了甲午战争后中国国际收支的主要特征及发展趋势,分4个时期对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发展做了纵向比较;结合世界资本国际积累发展的背景,与有关国家的国际收支发展状况进行横向比较,并对国际收支进行了增长速度和结构的分析。

李一文(2000)研究了近代中美贸易与中国的国际收支。研究表明,1895年以前,中国有贸易顺差,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是积极的和有利的;1895年以后,中国基本上是连年逆差,特别是30年代以后,巨额贸易逆差居高不下。与中日贸易、中英贸易相比,虽然中美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消极影响最小,但趋势是越来越大,特别是30年代以后更加明显。论文认为,中日贸易收支对中国的国际收支影响最大,中美贸易次之,中英贸易最小,且中美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越来越大。作者对中美贸易数据做了纵向比较分析,对中日贸易、中英贸易和中美贸易的数据做了横向比较分析,得出了近代中美贸易的特点,结构严谨、统计分析结论可靠。

周广运(1986)对十九世纪中国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做了研究。由于资料的限制,论文只就其中两个主要项目——贸易平衡和金银进出口——做了估计,全面的研究有待于今后的努力。论文对贸易货值进行了修正,对金银的进出口做了估算,作者分析整理了大量历史资料和数据,工作量巨大。

四、总结

新中国以来,研究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文献很多,有论文有专著,我们只是研读了1986~2013年的部分主要论文,总共38篇。由于我们的阅历和精力有限,挂一漏万在所难免。纵观这些文献,总体来说,在分析中国近代国际贸易的状况、解释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对外贸易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对外贸易政策的作用等方面所做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但是,文献的研究方法不尽相同,有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经济学的等等。我们发现,仅仅使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史是存在较大问题的。第一,难以在经济学逻辑层面展开分析,大都是仅凭作者个人的感觉得出结论,学理价值不大。第二,有时套用经济学的一些概念,但对理论框架的逻辑和推理方法一知半解,往往出现“两层皮”现象。第三,实证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大都采用举例法。况且,作为例证的史料也不丰富,难以涵盖大部分同类现象。可以想象,学者甲从几项史料中得出了某个结论,学者乙看到相反的几条史料史实就可以推翻学者甲的结论,这样以来,无谓的“学术争论”就不可避,长期中定会莫衷一是。

如前所述,计量经济史的研究路径和分析工具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有效的,方法论严谨且分析工具科学,得出的结论是可靠的。若要实现“前提假设—逻辑推理—实证检验”的研究理念,就必须有历史学、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方面的学术素养。历史学提供研究对象和研究的素材,计量经济学提供分析和实证手段,经济学提供理论逻辑框架。这样,我们就可能会从历史经验中总结经济运行的规律,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新材料和新思路。

参考文献:

- [1]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值的修正及贸易平衡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 [2]陈争平:《1895~1930年中国国际收支发展趋势及主要特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 [3]陈争平:《试析1895~1930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
- [4]陈晋文:《现代化进程中的对外贸易--以1930~1936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2期。
- [5]陈晋文:《制度变迁与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以1913~1926年北京政府时期的对外贸易为例》,《国际贸易问题》2009年第1期。
- [6]郭绵超、郭凤辉:《近代华北对外贸易特征浅析》,《国际经贸探索》2003年10月第19卷第5期。
- [7]管汉晖:《浮动本位兑换、双重汇率与中国经济:1870~1900》,《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
- [8]郝雁:《近代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商品化影响的实证分析(1870~1936)》,《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09年4月。

- [9]姜修宪:《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基于福州港的个案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期。
- [10]李一文:《近代中美贸易与中国的国际收支》,《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 [11]李一文、王仁才:《近代中国对美国贸易的贸易条件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00年第5期。
- [12]李宁:《近代镇江贸易地位变迁原因在再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 [13]类向哲:《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变动之关系-以民初中国对日贸易为中心》,《南开经济研究》1994年第2期。
- [14]连浩鑫:《晚清时期广东的对外贸易及其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
- [15]连心豪:《近代潮汕地区的走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
- [16]刘巍:《对近代中国的银价、汇率与进出口关系之实证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 [17]刘巍:《经济运行史的解释与经济学理论的检验》,《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2年第2期。
- [18]刘巍:《供给约束下中国的汇率、贸易收支与复本位制(1870~1900)》,《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3年第2期。
- [19]孙玉琴:《简述近代上海对外贸易中心的形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
- [20]陶德臣:《近代中国外销茶流通环节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
- [21]魏娅娅:《试论中国近代植物油出口贸易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
- [22]吴柏均:《影响中国近代粮食进口贸易的诸因素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 [23]吴松弟、伍伶飞:《近代海关贸易数据摘编本存在的问题分析——以全国年进出口额和各关直接对外贸易额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4期。
- [24]汪敬虞:《从中国生丝对外贸易的变迁看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
- [25]王力:《清末茶叶对外贸易衰退后的挽救措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4期。
- [26]徐进功:《论南京政府1927年~1937年的对外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
- [27]袁欣:《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进口替代》,《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
- [28]袁欣:《1868~1936年中国茶叶贸易衰弱的数量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 [29]袁欣:《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1月26卷第1期。
- [30]袁欣:《近代中国的贸易条件:一般趋势及其与农产品贸易的关系》,《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09年4月。
- [31]袁欣:《1921~1936年中国贸易条件分析》,《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4期。
- [32]杨原:《近代北京地毯的对外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2期。
- [33]姚贤镐:《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 [34]周广运:《1870~1894年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和金银进出口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4期。
- [35]仲伟民:《茶叶、鸦片贸易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影响》,《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2

期。

[36]周建明:《20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德贸易条件及价格变动趋势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7]张乃丽:《中国的进出口与经济商品化趋势研(1887~1936)》,《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2年2期。

[38]朱秀琴:《略论近代中外贸易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南开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39]张晓辉:《竞争与共生:对外贸易与广州的建设发展(1912~1936)》,《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4期

Literature Review of Modern China's Major Studi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ei Yue Jing Xiaofang

Abstract: This paper comments some of the main literature concerning modern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issues from 1986 to 2013, which have conducted profound researches on the analysis of China's modern international trade situation, explaining the affecting factors of foreign trade,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macroeconomic and evaluating the func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etc. We believe that the literature which applies "assumption - logical inference - empirical test- Conclus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research paradigm has high academic value. While we also find serious problems lying in some of the literature which merely use historic and sociological methods to study economic history .Firstly, it's hard to analyze in logic level of economics, and the conclusion are from the author's individual feelings so the doctrine has little value .Secondly, some authors use concepts of economics indiscriminately as they don't know well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logic and reasoning methods. Theories usually become mere decoration without practical usage. Thirdly, unreliable illustrative methods are applied to prove author's viewpoin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as illustration is not plentiful to cover all the same phenomena. Using this empirical method, relying on several examples to draw the conclusion can be overturned by a few of opposite examples completely, so it cannot avoid unnecessary "academic debate".

Keywords: import and export, foreign trade, trade condition, trade structure

作者简介:

1.魏悦,女,1974年出生,辽宁沈阳人,经济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为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史。

电话:13533885865

邮箱:weiyue18@163.com

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岛大学城外环东路178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

邮编:510006

2.经孝芳,女,1990年出生,广西桂林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2013级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计量经济史。

电话:18819477025

邮箱: jing_xiaofang@163.com

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小谷围岛大学城外环东路 178 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

邮编: 510006